

王家營志

地 220,57
742
E/

王家高志

癸酉孟冬耕研題



王家營志序

張子煦侯自冠以來沈浸載籍垂二十載尤顯於史世居淮陰之王家營在明清時著稱淮北重鎮直南朔冠蓋之衝今雖陵夷礪壘猶昔張子重其故里搜采舊聞刪輯私志自言爲淮陰支志之一既脫瑣持以見示展誦數四益信其有良史才其書立限精嚴擇言雅粹寢寢入古足與咸光宣清河三志並傳不朽方隅掌故可以覘一縣之隆替非苟作也王家營之名昉於有明立營立鎮均不詳其沿革陸輦交通亦不詳所自始其地側踞淮壩密邇泗口淮泗所交會古稱形勝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吳子壽夢會諸侯于柎夫羣城邗溝通江淮又掘深溝于商魯之間以會晉公午于黃池皆緣淮泗口北溯漢魏以降南北兵爭舟師進退必經泗口尤爲要害元人開會通運河泗漕入燕京一葦可杭開二千里水程之新局達官大賈咸取此道吳興趙孟頫作蘭亭十三跋即在會通運河南旋舟中不聞有陸行二千里至泗口附近停車之事亦不聞有自泗口附近舍舟陸行北上之事明洪武元年

王家營志序

一

定河洛太祖北巡舟師入淮是日巽上風多揚帆飛幟不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遂越淮入河三旬抵汴梁時山陽末口壩塞蓋循故沙河出淮陰磨盤口入淮又沿淮而入大清河口大清河原爲泗水黃河由之而會通未廢不久黃水浸安山會通河淤永樂復開會通泗漕間道往往由小清河上汴而黃河出大清口如故嗣是黃河屢決開封歸德奪潁渦唯以入淮徐州呂梁二洪水灑下迄弘治先後百年引河沁濟運漕事大棘手度此百年之中會通運河除行漕外不復通民舟易舟而車遂開新道王家營殆爲南北縮轂之要區此證諸黃運歷史可揣斷者也正德以後黃河由汴泗單魚豐沛間河勢冰裂會通淤梗嘉靖初黃河改道出小清口大清河墊爲陸自是王家營去河泗口稍遠水陸分程地位愈重又大河合泗逆水行舟有風濤之險萬歷開湖康熙開中運地傾流急牽挽艱難行人裹足王家營益居水陸衝要南船北馬自清江浦渡黃河車行達北平俗稱十八站東南江浙朝會計偕舍出王家營無他道輒於襄樊未或讓焉咸豐中黃河涸徙襄裳可涉商旅北行改由

清江浦賃車王家營非宿站頓失形勢光緒中津浦鐵路成轅轍易向王家營乃夷爲僻鄙不復有問津者余曾數經其地又曾過開封之朱仙鎮聞蕭索彼此同之未嘗不瞻望太息以爲盛衰之數天人所迫非偶然也王家營舊在大淮北岸今址之西明代黃河入淮開歸四溢其水不盛故下流不聞有水禍至萬歷河患乃亟河既奪淮淮亦名河潘季馴大修清江浦上下南隄未修北隄王家營屢告決溢恆苦水清順康之際營鎮稍稍東遷康熙十六年後斬文襄大築南北縷隄王家營始有屏障又建王營減水三壩西大壩闊至百丈市廛逼近水衝居民惴慄旋又創築北岸遙隄開下中河後稱鹽河自是王家營前後皆臨水地益偪仄鹽河水漲阻於遙隄水位積高則浸淫爲害中河開後不及十年又經兩次受水兩次東遷卽今王家營地壩水尤猛迅既直出鮑家營口口有東限則分水出鹽河河唇之居安有寧歲幸東中兩壩久廢更越十年大壩西移水衝稍弛緩乾隆中築王營越隄建煙墩掃工其地萬險乃鞏於金甌嘉慶中壩又西移水之所屆格於越隄閘閉無驚王家營雖

藁爾彈丸蓋已支撐至數百年之久自餘利病具詳本志建置河渠篤職業交通取材尤豐瞻想見當年濟濁河馳官道投止於王家營逆旅耳目之所接觸北貨備集車馬喧闐雖與臺賤隸能爲燕市音嗚嗚執手問生平如目前事其志禮俗則辨析方音旁通韻府俚諺假借輾轉仿效偶與大都過客相對語聞者目眙志不諱俗乃存其真敍傳所述皆紀實無夸辭酷肖其爲人而艱苦幼學乃能人所難故卒有所成就淮陰耆舊魯通甫吳稼軒范丹林諸先輩皆樸學大師傳之嗣裔被於橫庠其學不立宗派而士林翕然嚮風往往聲氣冥合多有能自名其家者張子煦侯幼秉庭訓它無師承乃其奇宕之筆涵養之氣翔實之文藻若經大師陶冶而底於純青甘棠北湖非爲顯美矣張子著藁凡如千種先成王家營志六卷去春索序適余正編纂蘇皖兩省通志水工卒卒不及報瞬逾周歲恐稽殺青輒抽暇書所見遺之

凡例

一王營在明清爲北道劇鎮。史書載其衝要。野錄記其繁勝。故老追談。目貽心徂。而三百年來。未有專書。自頃形勢遷革。戶版凋瘵。不有紀載。後何以述。輒忘禱味。謹依南潯烏鎮諸志例。削王家營志爲淮陰支志之一。

一志地之書。富立畔岸。二百年前。營地在今之西壩。自康熙移鎮。舊境荒蕪。道光間。粟鹽經通。又蔚爲大國。形格勢禁。應難闖入。此縮於舊時者也。北有小營。在昔爲浪石六坵地。又曰大河口下莊。本不隸王營境。而壤地相接。有輔車之義。觀厥稱名。亦與王營相齒。鹽河一水。豈能殊困。此廓於舊時者也。是書所載範圍。一皆以此爲準。

一鄉鎮小志。與縣志不盡同符。按目以求。則膠而難通。故民賦不載。貢舉不載。秩官分入軍警。藝文附見。人物亦有在縣志爲子目。而在本書則特立專門。如警衛示鄉治之本原。職業交通。著民生之慘舒。禮俗宗教。見方隅之習尚。縣志綜貫全邑。勢有不該。鎮志

王家營志凡例

一

斷地立限。法宜詳記。以資考鏡。至如建置河渠。軍政學校。人物古蹟。雜記諸目。以方縣志。雖廣備有殊。標揭不二。殿以敘傳。則私著之恆規。所由與官書異也。

一是書自王家營得名爲始。搜訪叢殘。爲之組織。惟有元以上。遼闊數千載。地望不詳。文獻無徵。僅於建置中。粗按川瀆形勢。推明所屬。深慙固陋。未由覩縷。近百年來。耳目既近。誦訪能詳。然十口相傳。豈免差爽。人物一門。慮更疎闕。倘覽者能據所聞。還以相糾。自當薈萃羣言。刊爲補正。

一是書削牘之始。卽賴鄉先輩徐庶侯先生。教勉之賜爲多。稿成。又蒙先生暨灌雲武霞峯夫子。裁正違誤。同縣范君耕。研參訂義。例並堪銘誦。至採訪事蹟。則同里韓丈芷。菴孫丈禧。庵匡輔爲宏。他若小營則趙君守之。天方則葛君杏五。職業則杜丈楷丞。何君又純。于君海仙。韓君寒山。並有徵集之勞。揆以往例。悉宜備書。

王家營志目錄

卷一

建置第一 沿革 圩寨 坊市 疆域 天文 里甲
河渠第二 河水 淮水 鹽河 鮑營河 營河 文渠溝 各項工程

卷二

軍政第三 明清兵事 清軍制沿革 職官姓氏
警衛第四 警政沿革 警官姓氏 民團 保衛團 街政事務所 鎮公所

卷三

職業第五 河徙前概觀 工技 行販 細民生計 近郊農業 關稅 地方雜捐
交通第六 舟航 驛遞 鹽河津渡 舊黃河津渡 橋梁 道路 郵政

卷四

王家營志目錄

禮俗第七 古今習尚 昌喪諸禮 義行 方言

宗教第八 僧徒 巫術 回教 耶穌教 在理教
學校第九 義學 小學 宣講所 閱報社 民衆學校 農民教育館

卷五

人物第十 士行 列女
古蹟第十一 故鎮 署宅 坊井 陵墓 碑識

卷六

雜記第十二
敘傳第十三

王家營志卷一

淮陰 張震南 煦侯

建置 河渠

建置第一 沿革 圩寨 坊市 疆域 天文 里甲

王家營之為鎮也。其在上世。蓋禹貢徐州之南裔。益南則與揚土中分。淮濱其間。廣削夷險之敷。無能詳焉。兩漢置縣。有云臨淮郡淮浦下郡。並臨大淮。而土宇交錯。乃莫能定所屬。秦之

背淮而縣茲 晉廣陵郡跨淮而治。淮北有淮浦。無如猶。及東晉播越。兗豫為戎。壽春淮陰之間。列鎮相望。然苻秦數窺邊。而卒未能有淮內。宋明帝初。薛安都以徐州降魏。魏遣鎮東將軍尉元以兵迎之。而張永沈攸之之軍挫敗。屢聞宋退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地焉。時則泰始之三年也。自後東魏稱帝。歷北齊後周。以訖隋氏混一之始。俱隸北朝。疆索不改。唐興。天下為一。武德四年。初分漣州置金城縣。咸豐縣志謂今縣東北得其地。與安東分壤。安東今漣水縣。今鎮

蓋金城屬也。後二年名入漣水。宋高宗南渡。奉表割地。以與金和。約以淮水中流為界。而鎮入於金。紹興

十一年 金以金城隸漣水。又三十四年。元滅金。金遺民來歸。咸淳九年。始置清河縣。治大清口。

得今縣河北地。鎮密近縣治。不及十里。元泰定中。河決。徙治淮陰故城。舊縣居民戀土成聚。

凡數百家。大河口鎮由是起。後少陵替。卒駸駸散去。其存者獨今之小營云。而王家營之名。

猶未立。泊明設兵衛於各行省。阨塞巖疆。湖壘碁布。戰功世襲者。居其地而不遷。邑境為大。

河衛。受成於中軍都督府。為營者十數。以方志證之王營而外。有營家營鮑家營薛家營駱家營。今漣河以北。又有蘇家營陶家營。凡六所。疑尚不止此。 王家營

之名。蓋自此始也。說參魯一。同郡州志。嘉靖萬歷之世。黃流失紘。廷議分河。鎮濱河而處。乃數見於史。

要為今鎮以西之地。萬歷十九年夏。淮水暴漲。王家營初以河決告。康熙淮安府志是年。宿 自後

訖於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閱年百三。而告決者十有二。詳河渠。康熙六年之決。民居沒於水。

者數百家。鎮東遷。分東西營。衰落過半。本乾隆縣志咸豐志疑其異。而改系九年。然證以六年徐越請分黃。疏謂王家營現在衝決。每歲如此。今年尤甚。云云。則仍以系之六年。

為是又乾隆志詳設記 王家營初決亦在六年。二十七年秋。水大至。坊市崩於河。知縣管鉅請於淮揚道。捐俸買山陽朱。

生地東遷里許。期月而民復聚。里人楊稷有碑記見古蹟按楊碑云五十年間已三遷矣知前此遷鎮之事不自康熙六年始又查碑碑王家營時五年三到三移心折驚恐打岸靡莫

笑客行無定向主人身世亦咸豐志作三十三年浮萍亦足以見其變遷之屢。二十一年復水。今從乾隆府縣志鉅請於總河。伐近隄官柳九千而遷

焉。不三月市廛盡復。是為王家營新鎮。值海道未通。鎮與北平西安開封樊城稱北道五都

會。南船北馬。衆庶走集。財賂大贍。直至咸豐蘭儀之次。斯地並以衝要顯當時。而大河口自

明季已離為上莊中莊下莊諸聚落。乾隆縣志大河口舊鎮原為縣治所治後髮廢為散僅存小莊數處星縱河干而已按雍正三年清河縣志禁衛嚴密例例歿民碑文載全邑

初徵流寓丁銀數目大河口近下莊者稱稠聚。曰北王家營。據乾隆縣志載咸豐初賊燬其泰牛亂既

定。置重衛王家營。而分偏師戍其地焉。則小營之地所自始也。按乾隆縣志牛姥閣一名八角亭在王家營今此亭尚在小營之北可知

王營封鎮初未有圩砦之防。穆宗同治元年。捻賊南犯自沐陽漕運總督吳棠檄諸鄉鎮築

圩自保。鎮民尤兢兢。東起草灣。西暨減水。下游之地。南及太平洪福諸莊。北至於馬家大圩。

輸財與力者相隨屬。及圩成而賊大至。然不得逞去之。得無擾。是時河北築後數年。參將袁世

功以部校左營兵復增築焉。大抵南北因河隄之舊。不更築。東西則各掘塹為長垣以相繇

王家營志卷一 建置

接。凡周回六百丈有奇。關門五。各題以字。南曰清淮管鑰。省稱小南門今地其右曰物阜民康。北曰恩

光。北至東曰海岱屏藩。今地西曰萬寶慶成。又為礮臺六。圩四隅及南北門之東偏各一。南偏各一。光緒二

十一年。圩工敝。里人杜學潯孫乃煊費瑤徐垣更募民夫以修復之。規制如前築。而於物阜

民康門之右關水門焉。從形家言也。募建者里人何洪泉二十七年。參將郎桂林又以武衛軍漕標中營

新兵營重修。且繕其垣。至於今不改。坊市之著者。自西而東。有西街糧食街。堂子街。古堂子街

自城隍廟西偏抵北圩根因舊有李家浴堂得名今驢馬街。而北門外為小街。在小營者亦有西街。皆

縱行。小營昔有東西二街東街燬於捻匪西街在其橫行者。則有大巷口。今公安局編增新醬園巷。今日太

東橫街香油巷。在增新街永寧巷。一名德勝巷有坊嘉慶十七年而西街又有胡老爺巷。相傳巷北通湖

舊無巷名民國十九年以紀其疆域。往者王營西接大河口。今西端楊家馬頭以西屬東直草灣。與山陽

析入之壽寧鄉接。按徐越疏以王家營系南以淮水界清江浦。乾隆縣志昔與清江浦分界後以北岸土沙

謀屢經控理至今猶多被占咸豐縣志後北抵鹽河岸之土地祠。小營古未有限斷。大都自鹽河遙

隄以南達土地祠。隄金莊鎮。其北則浪石六坵之地。其東以帶隄與四坵爲界威夷總十里許。自垣墉既肇。哇咿泮然。於是西不兼西壩。東亦不能及草灣。境乃縮。昔者金莊跨鹽河而鎮。今則分入王營。若小營爲境。乃少溢於舊。準今立限以定疆域。則南界舊黃河。渡河與一區。東灘鄉接。又南至於淮陰縣城五里。東則出郭爲外北鄉界。又東至於草灣十里。西界舊卡房。又西至於西壩鎮一里。鹽河北爲小營。東以陳氏寨界二坵。隄北以橫隄界四坵又東至於朱家集十五里。北界月光庵。又北至於丁家集十八里。西界大洪庄。又西至於袁家集十二里。南去江蘇省城三百九十五里。西南去京城五百三十五里。其於天文。昔在降婁之次。今隸中原時區。依英京格林維基天文臺測算。王家營當東經一百十九度一分而縮。北緯二十三度三十七分而縮。其節候蚤莫。率如縣治。於里甲。明時屬吳城鄉。清時王家營屬吳六圖。大河口屬吳七圖。康熙二十六年。知縣管鉅勘丈通邑田畝。王家營分二坵。頭坵即在王營一坵。坵爲今之西壩大河口分五坵。浪石分七坵。清末做行自治。屬第三區。民國革命。鎮屬第三市。十八年復爲第三區。百餘區域。則

隨縣以定所屬。例不能詳也。

河渠第二 河水 淮水 鹽河 鮑營河 營河 文渠溝 各項工程

王家營之興也。其在河淮交驚之際乎。無河淮。是無王家營也。吾是以先述夫河淮。蓋今之舊黃河。古之淮水也。昔者禹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注于海。泗之受沂也。在今邳縣之

域。古沂口在古邳治西。今沂口在邳宿之交。例不當詳。其南流以注淮。實當王家營北大河口之墟。其水亦稱大清河。

而會淮之口曰大清口。亦稱清泗口。宋咸淳九年置。清河縣於此後爲大河口鎮。自宋之後。黃河累決滑。郟間。東南奪泗以注

淮。淮乃漲。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東注梁山。樂南北分流。南流者益奪泗。出大清口。元至正中。賈魯築壅白茅決口。匯泗合淮。明孝宗弘治七年。命劉大夏築太行隄。斷絕

黃陵岡支渠。於是全河畢瀉。河淮爲一。實三百年災害之原也。河故強水。挾沙俱下。水道由之填淤。嘉靖之初。桃源三義口塞。河行小清口以會淮。稱小清河。今按卽舊縣以南之黃河槽。嗣是或上潰崔鎮。

或下決草灣。萬歷四年。督漕侍郎吳桂芳奏開草灣新河。而上流漲未已。於是廷議浚海口。

或謂當築崔鎮而開復老黃河

嘉靖以後河出小清口故稱大清口舊道爲老黃河

並下河臣議時桂芳已卒詔以潘季馴

兼理河漕季馴言海口非人力可復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於是條上六事其四曰塞決築隄止浚海口寢開老黃河詔悉如議自是河淮力合數年無水患十九年夏六月大風雨黃淮泛濫淮徐鳳泗皆爲巨浸祖陵數被水於是河初決王家營給事中張貞觀言洩淮不如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既合不若殺於未合至於廣入海之途則自鮑家營王家營至漁溝金城左右地勢頗下皆可因勢利導又言分於上復合於下則衝海之力專塞鮑家口王家營二決則不致散溢無歸帝悉從其請雖不果行然分黃之策定於此時矣明年潘季馴放歸二十二年黃水大漲清口沙墊淮壙不得下祖陵受水甚詔工部諸臣定畫一之計總河尙書楊一魁主分黃縱淮海口別疏之議定報可二十四年一魁乃大舉役夫二十萬人開新河起黃家嘴在桃源縣東十里舊縣上十五里經漁溝浪石至安東下五港注於灌口長三百餘里以抑黃強關清口沙建武家墩閘及高良澗諸減水壩分由射陽廣洋諸

湖入海支流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十月工成水患平

然不久輒淤淺而正流深闊如常惟上流亦相繼告決並見明史河渠志

而王

家營乃偃仄兩河之間訖於明亡可耕者幾靡尺土

慶河口圖說清河境內廢田二千三百餘頃延袤八九十里

固河道之一大變已

清興河復入淮

順治元年

而上流自大梁以下潰決者猶相望康熙元年夏六月河決王家營自

明季分黃水緩而流滯淮由高家堰南洩河隄清口入湖湖淮壙不下而河益飽又每水發

河臣輒加隄而河身日益高季馴之遺意亦失王營地勢下遂每漲必決以爲常

王家營之決見於各志書

者康熙元以後四年五月六年七月九年五月十二年三月十四年十五年十八年二十七年三十二年凡十一決

由是洪濤所趨高厚易形坊市易位而鎮益

東十六年罷縣河王光裕以斬輔代輔治水之策獨宗季馴主均劑黃淮不使偏強以杜遏

躡之患既受事首塞諸決口明年奏建三減水壩於王家營洩黃河盛漲北穿鮑營河入海

大石壩長一百丈上造浮橋下通水道名雞心孔百有三道其東爲中壩又東爲東壩各寬十二丈六尺見乾隆府縣志及成豐志引河防雜說據乾隆志壩在蔣家場王家營之間今失所在而東西壩之名猶存

濁流既減清水暢出故志稱竟輔之身兩河常無患三十二年河決移居民建埽工

乾隆志所三十八年

帝南巡開王營引河未詳所在當又二年初修減水壩本城豐志行水金鑑謂王家營舊壩四十年重建土壩口寬三十丈乾隆府志王營近西舊減水壩一座

康熙十九年建二十七年築壩壩壩二十九年復開四十四年修所紀較詳惟年歲略有歧互耳四十五年移建於舊壩西乾隆志在舊壩西八十丈康熙四十五年築口寬五十丈壩下引河

一道與舊壩下之水同行按此亦截乾隆志並正開開乾隆間五十年建大壩壩工復出有越堤嘉慶九年築五十八年開鎮東引

河長八百二十丈乾隆志今兩頭俱淤止存百餘丈咸豐志分治北趨以海南岸老壩車帶治法大備雍正五年

王家營隄工敝更補築之其七年復加高焉十餘年中大都因成法補苴無弊而已高宗乾

隆五年鎮人築東格隄以障黃水又築王家營壩引河隄並見乾隆志八年修包灘壩工於時減壩引河久淤塞

三十二年總河白鍾山請浚治運鹽柴不報而上流仍歲南潰正河轉淺恆倒灌清口以嚙

運於是始開王營減壩洩吳漲自二年至於三十八年放壩者九乾隆二年七年十年十一年十八年二十年三十三年三十六年三十八年更築越隄其北七年三十八年四月壩口跌塘椿石朽壞總督高晉總河吳嗣爵奏移於

舊壩下口寬三十丈先是黃水倒漾引河不及疏河臣有獻木龍之策者乾隆五年初建於清口用以

護岸刷沙清水漸暢注乾隆十二年建木龍於王家營對岸然河勢訖未北趨每暴漲倒漾

仍不免四十四年放減壩四十六年四月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又移下改建之以前壩止離

丈壩底過高啓放之時溜勢直下跌塘至是移下八十五丈別建口寬三十丈壩底落低四尺是歲河溢祥符又大決儀封青龍岡流連數載下游

墊益高河益仄是時王家營河甚狹一葦可航五十年八月黃水倒灌清口淤平始議借黃濟運是

年開減壩自後五十一年五十二年五十四年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凡六開築煙墩壩工明年煙墩水溢嘉慶元年黃淮並漲上游

決豐上汎六堡開減壩以洩清水十一年六月復開減壩水奪溜北穿鹽河刷遙隄衝四鋪

民墪入張家河由六塘出灌口歸海壩底高水衝壩於是戴均元鐵保徐端以改道入告且稱溜迅

而槽直新口遠勝舊口原奏舊道自王家營至海口計九百四十八里新河至灌口計三百七十里舊海口低於下營五丈八尺新海口低於王家營七丈二尺自新河至灌口已及九里帝悅製黃

河改道記傳示中外然新河淺仄水勢瀟漫縱橫於龍窩五圖間河沂兼病無所歸又卒卒

難爲隄築明年途塞減壩浚海口歸故道而改道議寢東清之量亦微乃豈意借黃矣十三

年運河溢鐵保吳敬請復建減壩定改建於舊壩西八十五丈苗工之處工未舉十六年五

月河水潰減壩出東北舊河形人海總督百齡言河病不在海口仍以修浚正河爲便八月

自邑境至於海口。要工並舉。十一月。遂塞減壩諸漫口。明年故道全復。又明年。新減壩成。石

舊壩二座。金門各寬三十丈。壩底升高一丈。兩邊各築東水隄。西長百五十六丈。東百三十三丈。五尺。以為重門。障今按其地名。西開道。隨各築土壩。共長二百六十五丈。又於壩下。四十一丈。築二壩。長百三十三丈。五尺。以為重門。障今按其地名。西開道。

址宛。二十四年。放減壩。道光四年。黃水大漲。淮決十三堡。湖大耗竭。黃水高。清丈有三尺。六

年冬。挑減壩。迤下。正黃河。是歲。總督琦善與副總河潘錫恩議。以放壩。浚河。入告。六月。錫恩

築新格。隄九千丈。自減壩。以至六塘。八月。己巳。放減壩。正溜。掣動。衝為大溜。遍地水深數尺。

於是鮑營河及浪石以東之便民河淤。鮑營河見下。便民河起舊縣。經浪石。老虎灣。至永興。隄注於鮑營河。明年正月。正河成。乃塞

之。合隄為三。塞三日。而黃河復漲。運道膠淺。不可方槽。急堵清口。禦壩。行灌塘法。淮乃絕。河南

驚河淮二潰。自此離矣。七年五月。諭曰。琦善等定。啟放王營。減壩之議。朕不惜幣金。悉照所議。辦理。乃始因湖水。居民蕩析。已屬辦理不善。本年堵閉。減壩。而黃水仍未消落。運道依舊不通。並將下游。開工前。功盡棄。該督捫心自問。尚有何顏。對數百萬災黎。耶。琦善著。即開缺。降為二品頂帶。另候任用。十二年八月。奸民

決桃源隄。全黃入湖。是年王家營渡河處。打漿。經渡不用風帆。從。來未有。語見雜記。引彭蠡章。詒毅老人年譜。逾年乃塞。二十九年。河大漲。劇吳城

六堡大隄洩黃入湖。明年。總督陸建瀛奏築滾水石壩於減壩之縷隄。金門寬二十丈。並於新壩。進上築築土圍堰。以備啓。

放今按滾水壩一名前關。以保隄。河北隄也。然未久。河徙。實未嘗用。咸豐初。河累決。豐工五年。又有蘭儀縣銅瓦箱之決。卒乃北穿山

東張秋。鎮之運河。走大清河。由利津入海。自是河勢不復南行。

此皆大河奪淮之往事也。今故道猶存。人盡以黃河名之。若無復知有淮者矣。當其盛也。版

築之役。封填之戍。無日以息。或秋水大至。隄上官役千百。鎗火相望。徹夜鳴鑼。其長波之所

蕩。浮天而擬海。行子變色。詫為畏途。今何如哉。蓋嘗考之於史。驗之於勢。以為淤者。決之原

次者。徙之漸也。自黃流倒灌。湖高於清。黃又高於湖。通塞易形。高下異位。雖有聖智。其能搏

而躍之。激而行之。故河之復行。滑縣與淮之大去。其國勢也。天也。文宗咸豐五年。河既北行。

王家營渡口。遂成平陸。自非異壩。罕用舟楫。張正廉渡河詩。黃河之水。天上來。急流迅駛。如奔雷。我經耳。熱。默懸。揣險途。未涉先。徘徊。陽侯。徒宅。忽。飄。驚。憐。我。書。生。心。

胎怯。渡河不用千金。並策馬一呼。代舟楫。白沙。貼地。平如掌。路上行人。口來。往。自。慚。忠。信。遜。古人。却。幸。波。濤。變。平。塵。嗟。乎。世間。夷。險。無。終。窮。敢。以。利。濟。貧。神。功。君。不。見。鄰。國。山。東。已。為。壑。嗚。哀。鴻。居。者。舍。愁。行。者。不。喜。平。地。焉。知。大。波。起。海。上。桑。田。變。遷。古。者。萬。事。皆。如。此。乃大汰河官。置淮揚鎮總兵。受漕運總督節制。設左營守備於王家營。詳職。官。修

防工事。悉寢其隄工之在閒曠者。居民間犁為田。埽工漸次朽敗。惟壩工存。同治二年。清江

防工事悉寢其隄工之在閒曠者。居民間犁為田。埽工漸次朽敗。惟壩工存。同治二年。清江

防工事悉寢其隄工之在閒曠者。居民間犁為田。埽工漸次朽敗。惟壩工存。同治二年。清江

浦興築城之役將瑩石爲基總漕吳棠以王營石壩無關修守疏請拆用報可於是壩工存者亦希見咸豐縣志附編又二年淮決高郵清水潭山陽布衣丁顯初著論復淮故道實同治五年也

先是黃流北去淮水出清口者微南出者恃禮字河爲通道絲白馬諸湖以入江自吳城六堡決後道光二十九年洪湖高墊不足以翁納諸水故盛漲必旁騫以害運下游之民恆惴惴焉清

水潭之決獨災之著名而已其次年顯乃以復淮請於總督曾國藩規畫工費銀百四十六萬餘兩國藩入告九年將設導淮局俄卒於官光緒五年總督沈葆楨檄司道籌議僉主先疏舊槽之說時總漕張

之萬有疏嗣是大吏多踵爲之然未久輒移官又苟且濡須罕能奮敏故績終不就淮益難治清亡開歲帆災揚土憂粟三十二年通州張齊乃言於總督端方開局測量爲導淮地未竟舉而

光復後清江浦之議復起而維於昔僅測量粗有成於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導淮委員會設工務處於清江浦其所規畫大要不越乎江海分疏然費細如昔欲竟全功尚有待也

黃流既徙其支庶獨鹽河爲今之通川先是明代漕舟北行出新莊口折而東至大清口乃溯黃河逆挽而上嘉靖以後改由小清口抵宿遷乃出黃而入於泇河計行濁流中者二百里水勢奔悍

覆敗時有自靳輔受命治河始於康熙二十六年開中河自仲莊至於宿遷仲莊今楊莊鎮而運幹

成又以一河受泗沂之漲其量易盈乃別疏下中河自運口分中河水出王營小營之間穿

官道而東經安東北壤入五丈河而注之海自北鹽改道西壩當穀鹽綱上下恆必由之故

今不曰下中河曰鹽河也河成以來累有挑浚雍正九年大挑鹽河載乾隆志然源仄波恬無澇溢之觀冬春

水弱又必壅壩以保運雖災患不聞被利固鮮焉自頃光宣之交雨水不時鹽河爲衆澇之

壑北岸積潦委它來瀉往往涯崩蹊絕行者卻步夫欲順其勢而蠲其害則疏浚鮑營舊河不可緩也

鮑家營舊河者一名張家河分黃之支津也康熙四十二年聖祖南巡命開引河以殺黃流

四十五年總河張鵬翮益疏通之導源大壩經娘子莊東灣由戴范河入安東碩項湖達五

丈河而注之海乾隆八年嘗一修浚尋以隄潰妨農河遂永閉乾隆志自道光放壩娘子莊以

南舊迹全淤其支流有通鮑河者數十年來宰官紳耆頗復興挑一時頓可宣洩獨是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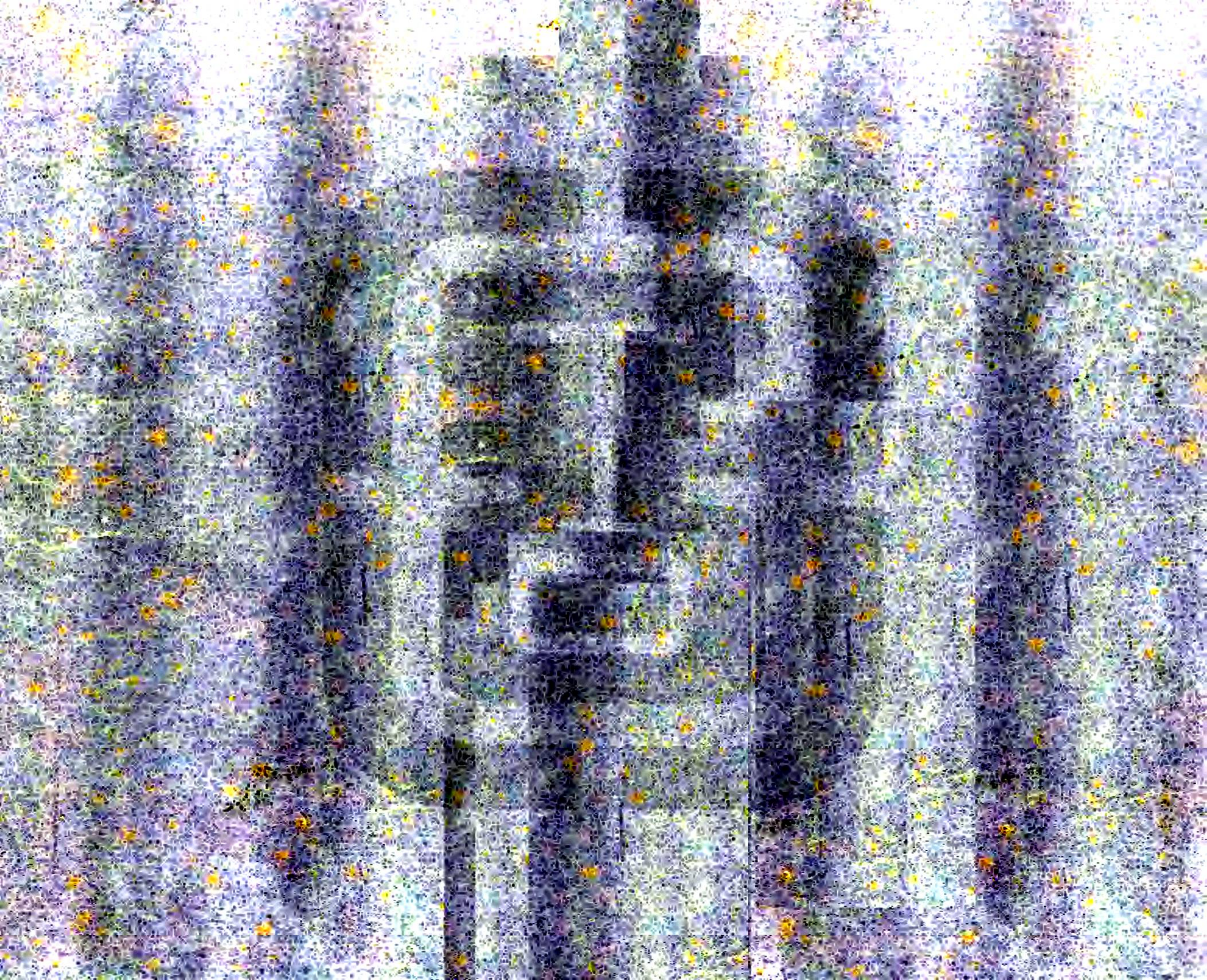
鬆弱常患填闕。雖有良吏其澤不永焉。鮑河亦稱利農溝其河形自小營東趨入四坵有三支渠並行至民孫步雲等之請浚通鮑河二千餘丈二十七年知縣洪榮重加修浚民國十八年建設局倡挑利農溝由村長吳鵬飛左乘權鄭禮陶朱海波負責挑浚計三支渠總長六千二百丈

營河者乾隆府縣志俱載之謂在治東北十里胡賢口北。按謂舊治其左右皆軍營田故名康熙十年河決七里溝三汊下流沙澱漕艘回空者由新河入營河南經半邊店出西營溯於淮卽此。

又市中有文渠溝不知所自始光緒中參將郎桂林嘗疏浚之其源自參署東南石橋起受十字街心之水其西來者自西涵洞穿渠來會緣西街之後直北流阻於圩復折而東出清真寺前會糧食街及驛馬街北來之水益東分支繞馬王廟一匝合流而南又屢折而東遂行太陽宮後又東南過字紙庫前出東涵洞合鮑家大汪之水東北出石涵洞由引水小河見而注於鹽河。民國十年鎮人王炳升大治溝渠市中積水暢注涵洞至今賴之

河防已廢遺蹟未堙乾隆志有引水小河。長二百二十一丈建涵洞二座東撐隄一名東格隄長二百三十八丈乾隆五

豐九年鎮人楊廷模改建石涵洞民國十年鎮人王炳升修包灘埽工。乾隆八年修咸豐志有北越隄長四百八十八丈乾隆三十七年築煙墩埽工。在今南門一年光緒中工營局修建馬路拆用埽石俱在今境載之爲便其沮澤所浸若西郭外之荷花汪。一名荷花塘同治十年知府章儀林丈除積水廢田二一五畝東郭外之鮑家大汪。一名道士汪修廣爲荷花汪之亞則初由河營發土治隄久乃成澤者也。



淮陰 張震南 煦侯

軍政 警衛

軍政第三 明清兵事 清軍制沿革 職官姓氏

王營縮南北之衝。有淮河之險。明祖置衛。鎮之左右。皆軍壘也。而兵事不少。概見焉。其可述者。斷自明清易代時始。有清既宅北平。命豫王多鐸將兵南伐。於時福王初即位金陵。其五月。以總兵黃得功等分鎮淮上。以大學士史可法開府揚州。督其軍。十月。諸將分汛地。自王家營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綠河南岸。明史本傳顧馬阮當軸。諸鎮又猜貳不法。清兵連下邳宿。可法飛章上報無應者。明年四月。清兵遂渡淮南。都不守焉。當北兵之未下也。國變耗。至漕撫路振飛巡接王變。倡義兵於清江浦。時張獻忠已踞光黃間。以武慄為徐淮防禦使。謀東略。甲申五月。慄初陷沛。其將董學禮遣謀五十人。潛住王家營。偵動靜。變潛遣人

北渡河。焚其舍。賊不敢犯淮境。平此據淮城日記及山陽志遺據。淮城紀事則謂甲申三月二十日。王按臺論清河縣王家營民三日內盡徙焚其舍。時日情事微異。及南

都既立。振飛被謫去。變改官山東。義兵由是解體。失人者崩。斯其驗也。

清興。王營初屬漕標左右二營汛地。防守燼運。番替為之。期而復始。康熙以後。雖有變易。未

為常制。雍正七年。設南河河道總督於清江浦。於是邑境始統於河標。大凡縣治設經制。把

總一員。而以協防外委把總駐王家營。水陸烽堡總十餘處。王營為旱墩一。雍正八年知縣李必成奏文建西

接楊莊。北連浪石。形勢最為部要。乾隆縣志具載其屬汛兵馬樓櫓之制。王營汛領營兵五

名。馬一又為堡房於河隄之上。堡房三間。兩旁兵房各二間。界碑一。墩一。煙墩三成。樓四。周護以柵。上建旗杆。乾隆二年。知縣

張鈞更增建金家莊汛於鹽河之北。制亦如之。按乾隆志圖。金家莊汛在浪石南三孔。橋北。又按今鹽河南岸亦有金莊地。皆移縣前之

軍政也。乾嘉之交。為制又變。王營隸舊城汛。設協防外委千總一員。與他汛俱受成於河標

中營都司。所統外河楊莊額外外委各一員。兵各五名。以時彈壓汛地。詰奸暴備非常。而金

家莊旱墩。則割隸宋集汛。與舊城汛分鹽河為界焉。今小營者。宋集汛之防地也。以上操防其在

修防營則外北汛專營黃河北岸工程自主備下凡設千總一協防一堡夫四十八兵百六

十然無與於戰守之事明大順初縣治設外河主簿隸清河北岸汛康熙中析增中河主簿缺乾隆大抵王

家營當全盛時雖當吭要而泰平既久所置兵防要亦禁暴詰奸而止又縣治東移軍聲遙

制無虞竊發以是河北諸鎮咸不置重兵觀於舊志墩汛之設崎零單露軍氣不揚蓋鮮見

其能有濟矣咸豐元年春洪氏據金陵燕齊告警夏四月山東巡撫李鴻章奏言東省門戶必

首扼淮徐所恃者黃河天險前將密雲山陝官兵分布王家營等處而北鎮鎗所關甚重昨

琦善咨會前赴安慶已飭游擊馮化青領千四百餘名回東查此項官兵軍械齊備可就近

截留調撥王家營先令暫行管帶計山陝兵次第可到臣定日啓程周歷各處分撥防堵東

於是定計以清江浦為第一路將軍托明阿扼之王家營為第二路侍郎奔經扼之山東

然粵難未至燃賊乃起江以北十年正月宿永捻首李大喜糾眾東下二月朔連陷王家

王家營志卷二 軍政

營清江浦此據東華錄若山東軍時承平日久民無守志其始率宴然衍樂謂賊終無來犯理官

軍尤癡怯不可恃賊既至奔北死亡莫之能救以故焚掠獨慘北起小營南極淮岸數百年

之積但有赭垣善哉乎昔人連郵自保之為意深也是歲御史薛書堂請汰河員部議增設

淮揚鎮總兵歸漕督節制並酌改修防留操防定營制裁官併兵會鎮人張海籌等亦以重

戍為請於是總漕吳棠奏河標原額今宜悉隸鎮標別增設鎮標左營參將於王家營領蕭

唯營兵九百九名分防漁溝楊家莊一帶由河營下置中軍守備中河營千總協防外委把總各

一員以事巡徼資鎮捍部議可其奏時同治二年也當元年正月捻首李成光緒志云嘗再東

犯時援師蝟屯賊安渡鹽河趨清江浦時為二月六日詳雜記於是鎮民皆洶懼乃遵漕臣清野之策築

圩砦實穡牧其中六年冬捻首賴文光自沐陽挾眾南奔所過皆莽墟竟無所得食卒飢困

顛踣以去過王營時為十二月初八日並見雜記則圩砦之效也是時綠營額弁益鈍廢不可用光緒二十八年部

議大飭軍政汰弱加餉號巡警軍於是汰左營兵七百五十名實存一百五十九名蓋有更練警察之意

然暮氣卒無改於昔三十一年裁漕督總兵設江北提督以舊部隸提標又六歲而清亡

上所陳者皆經制之兵也。光復之初，縣警備隊及淮北緝私水師，並嘗駐鎮守禦，頗資其力。頃者國軍在境，分屯斯土，部伍尤多，不勝紀。由皆非常駐，故軍政無得而言。在昔方隅志乘，名宦有傳，往往仕蹟卓然，使人思慕而不容已。王營當清中葉，水土之官，一簿之微耳。時歷七十餘祀，而風聲聞如，故書雅記，蕩為冷灰。要亦職掌卓微，故錄錄無以自見。自左營分間，參戎是設，隸從輿馬，請謁白端，值喪亂既定，昔之挽強執殳者，皆雍容以迎送為事。其賢者或出其餘閒，以繕保聚，疏陂池，餘則蕭然終日，藉秩祿以自養而已。今參稽里乘，本所可知者，次其姓氏，自外北主簿始。

羅隴 上虞人 嘉慶八年任外北主簿 耿秉謙 華陽人 十六年任 蒲奏韶 河內人 十六年任 沈榮節 歸安人 二十二年任 劉青佩 單縣人 二十四年任 任道光 二年任 李本 府志作本椿仁 和 孫丘 仁和人 道光元年署 張德祿 滄州人 五年署 婁全 宛平人 七年署 唐杰 秀水人 十年署 陶佩玉 大興人 十九年任 陳鎔 大興人 十六年任 丁維申 永城人 十六年八月任 朱成藻 嘉興人 二十五年署 吳壽彭 吳橋人 二十八年任 俞元相 大興人 二十八日任 江國瑞 通州人 三 田學淳 陽曲人 咸豐二年七月任 江慶安 大興人 二十八年任

王家營志卷二 軍政

右外北主簿十九人

袁世功 銅山人 同治二年任 閃鳳來 河內人 八年署 白羅曠 至此依 王樹楠 蒙城人 光緒三年任 王樹標 樹楠弟 七年署 陳能仲 湖南人 十九年署 夏勝本 江西人 二十二年署 章宗瀚 字百川 石埭人 二十三年任 培 曾毓衡 湖南人 二十六年署 王安國 本縣人 二十六年署 鄧桂林 字錦堂 吳縣人 修圩凌川 道愛在日 二十七年任 李東武 湖南人 二十九年任 胡勝福 湖南人 三十三年署 陳鳳元 山陽人 宣統元年署 季鶴山 六合人 三年任

右左營參將十五人

施殿魁 本縣人 同治二年署 韋長清 上元人 武舉 光緒元年任 王元 安國父 十 湯懷仁 字守庵 東台人 十九年任 二十七年再署 不少去之日 民立石誌之 王安國 二十六年任 王世彬 阜陽人 二十七年署 陸鳳岐 本縣人 二十八年署 張鳴謙 甘肅人 二十九年任 吳志明 安徽人 宣統三年任

右左營中軍守備九人

施殿魁 同治元年署 陳平輔 本縣人 二年署 沈體仁 桃源人 四年任 李殿祺 字小山 本縣人 光緒二年任 修築市中石路 聞錦濤 上元人 二十五年任 程

瑞嗣 字祥亭 西甯人三十年任政尚嚴峻豪猾斂戢

右左營王營汛千總六人

警衛第四 警政沿革 警官姓氏 民國 保衛團 街政事務所 鎮公所

警察之設。蓋見端於改國之初。民國二年清河縣巡警教練所畢業縣委杜廷模為第三市警察專員擬辦不果 民國四年六月。縣警察所

徇鎮人之請。始設分駐所於王營之城隍廟。隸警察第六區。以姚芝祥為區員。設巡長二分

駐王營小營兩地。駐王營者領巡警十二名。駐小營者領七名。皆就地籌餉。以鋪戶捐油補充之 六年秋

區員徐鏞慶以省款增募巡警七名。八年十一月。改稱第五分駐所。統於縣城警察局。以區

員馬文斌為署員。設巡官一。巡長二。其一領巡警七名。駐小營。他二員分統守望四。俱駐王

營。是時省款已提銷。文斌謀恢張警政。整頓鋪戶捐。舉辦回教食品捐。經費漸絀。又移分駐

張氏宅以居建大門於其前十七年以費細。不勝租累移駐耶穌堂終仍駐城隍廟 及文斌解職去。規模乃少殺於昔。九年春裁長警為二十一名十年冬裁為十六名十一年三月

又裁其五止存十一名 革命後。分駐所嘗改稱王營支局。隸西壩公安分局。縣城遠而勢捷。西壩近

而實紆。審斷欲速。隸縣為便。是以近稔以來。時興直轄之議。一彼一此。更名者屢。十七年二月改王營支局

為直轄第一支局十八年一月公安局長承季厚以警察隊併人編為第二分局第一派出所八月又改為第三分局第一分駐所俱隸西壩分局二十年一月巡官鄧漢臣請准總局復為直轄第六分駐所二十二年八月又改編為直轄第一分駐所西壩改設 今直轄幸成。而費絀如故。實力單贏。無裨緩急。十七年支局長金孝森嘗廣為兩班

長。凡十五若分為二班一駐本所一駐西壩 故營人悔之。謂儻舉警察諸捐以益保衛團。則丁壯增而器仗足。其實效

於是乎在。今商方竭矣。而公安自衛兩俱疲敝。誠不知其可也。吾考之官牘。自姚芝祥為始

得歷任警官若干人。其間廉幹之吏。頗亦有之。然俸錢卑薄。則贖貨也易。自非砥行立名。疑

然有守。欲無醜難法哉。茲並列其姓氏如左。

姚芝祥 字瑞清山陰人民國四年六月任分駐所區員風樸貞廉巡徽不怠於是人知警察之重 徐鏞慶 本縣人六年一月任 吳桐 江甯人七年任 鄭炳蘭 本縣人七年任

右警察第六區王營分駐所區員四人

馬文斌 字震亞甯南人八年八月任區員十一月改稱五分 徐起 江西人九年二月任 安煒 本縣人十年十一月任 喬振清 本縣十年十一月任 吳聯芳 本縣人十四年任 王雄燦 清陽人十六年六月任

二十一年七月再任 王雄燦 清陽人十六年六月任

二十一年七月再任 王雄燦 清陽人十六年六月任

右淮陰警察局第五分駐所署員六人

王立志 吳橋人十六年八月任王營支局局長 金孝森 江甯人十七年二月任改為直轄第一支局

右淮陰縣公安局第二分局王營支局局長一人直轄第一支局局長一人

徐禎福 江都人十八年一月任第一派出所巡官 陶其元 本縣人十八年一月任 劉超然 河南人十八年四月任

右淮陰縣公安局第二分局第一派出所巡官三人

陶其元 十八年八月任第一分駐所巡官 鄧漢臣 鹽城人十八年十一月任二十年一月改稱直轄第六分駐所二月卸任

右淮陰縣公安局第三分局第一分駐所巡官二人

賀弼 甯鄉人二十年二月任直轄第六分駐所巡官 王懷義 東台人二十年三月任 張瑞寶 江都人二十年四月任 東德滋 東台人二十年六月任 楊壽延 安徽人二十年

十月一日任 劉樹堂 河間人二十年十月十六日任 陳鴻年 宿遷人二十一年一月任 萬良 宜興人二十一年七月任 李幼琴 本縣人二十一年一月代理

右淮陰縣公安局直轄第六分駐所巡官九人

張受之 鎮江人二十二年八月一日任第六分駐所巡官十一月局令改編為第一分駐所

右淮陰縣公安局直轄第一分駐所巡官一人

籌防自衛始於清末 光緒八年知縣丁仁澤諭鎮人為多防自保每歲就近召募十月而集清明遺歸歲率二三十人以為常是為自衛之嚆矢 人民國後則有民團

保衛團初首義軍起和局久不決人情惶擾九月十五夜江北陸軍十三協軍亂耕市騷然

姦民不逞鳩十百為羣潰兵卒率先焚掠於是王營自庚申以後重被兵禍民國元年一月

縣城民團局成移下各鄉鎮設第十分局於王營第十一分局於小營巡哨踐更以時簡練

分段領之而統於局長局長又統於總局第十分局鎮人張旭初王炳麟領之 為段三北段陸

段何洪泉韓錫恩楊榮身西段方領市趙鈞 第十一分分局鎮人趙鳴瓊領之 不分 大抵富出儲胥貧編卒伍又緣輸力

之異而上下其勞給如是而已大局既定營改設商團以舊汛程瑞嗣董彈壓江北護軍使

淮揚道尹皆加委焉未幾亦廢其在小營則襟河當衝置防為必不可闕屬當革命以前主

軍者以姑息為治淮泗邊鄙羣盜如毛值夏秋之交倚叢禾為步障去來游竄人不易知富

者望影意駭奔城砦而匿於是繩孿小家亦遭誅擾居人愁怖相聚而謀守禦是以小營每

當秋穗待熟北風戒寒必師保甲遺意設局支更爲聯莊會以自保也

與民團相類近者又有保衛團民國二年五月政府初頒條例行縣做辦明年春王營小營

遵令成立王營爲保衛第三團團總杜廷模保董方碩甫王炳麟楊葆身十五年春廷模卒以孫鶴丞繼小

營爲保衛第十一團團總趙鳴瓊保董沈壽皆募市人爲團丁籌款既艱故械器不能精整僅

助催科充役使而已或軍旅過境誅求百端則供億爲煩乙丑聯奉之役尤甚乙丑兵災報告書曰師旅在境

一切人夫供應皆責之分駐所更由分駐所請保衛團採辦所要素者皆數倍所需稍有不遵延詞責立至其寇掠財貨也欲殺寶他適而苦無軍吳署員聯芳不得已冒雨求車於數里之外杜團總廷模亦以資供馬料之故身受戮鞭

十六年夏革命軍定江淮繼又畫江而守聯軍主招撫豪猾滿街營鎮始有匪患丁丑營疑室札記云夏

歷七月二十三日河北土匪紛起大掠於棉花莊清江乘不滿千資以招撫爲政策王營人大震赴縣請兵袁警廳長謂此事由江旅長主持當促其速編毋自擾閱數日江旅長正式駐鎮與匪接洽二十六夜受匪者渡河駐桑樹園約營許

加繼至者且踵趾相接於是王營之民避居清江若西壩全鎮爲空而自此輩南其秋淮陰再隸黨治而北匪

時至營人肝食丁卯札記云徐州陷落軍隊悉數北開營鎮亦撤防陰十一月初二夜匪衆自北來直撲營所欲繳

局悉取其器械以去更羣趨大巷口劫七八家又劫質諸家店主及夥友六人匪從容收拾不視一敵更許始擄載以行當是時警察保衛團咸不可恃客軍又去駐

無常於是十七年五月王營市民始遵令改組特種保衛團初名公安團未幾遵章更名舉黃世英爲團長

設團部於西街教練一團丁南街各設派出所團丁南街四北街六餉精取於鋪捐槍械責之高室是時鋪捐南街

月收百二十九千零北街月收六十千零歸兩街長自行支銷東西街月共收百六十千零爲團部經費教練餉由四街攤負又由糧業油業分別提產爲購槍之費值喪亂之後民鮮固志世

英詰奸宄清里閭市慶宴然十八年冬世英致事去自後團長以鎮長兼鎮長見下二十一年夏

縣府推行新制設第三區團部於王家營團長黃世英二十二年九月省令縣政府云第三區團長黃世英在末任區團長以前捐資三百餘元辦理

保衛團維持地方任職後又復典出田產彌補公虧四百餘元并將私有房屋撥爲區團部辦公地點熱心團務殊堪嘉許應依獎懲規則第十條第六項給予三等獎章以昭激勸區團之下爲甲王營

爲第一甲甲長李彰甫小營爲第四甲甲長趙象莊

與特種保衛團同時成立者在王營爲各街街政事務所街有四曰東街凡堂子街以東及糧食街北市一帶皆屬之

曰南街凡糧食街及大巷口民居之北向者皆屬之曰西街自西門以內乃至曰北街自石橋以北有抵皆有街長統於市行

政局其下爲閭有閭長皆自治機關也王營以千戶之聚而四分之戶閭之內自別町哇其

事權又常與保衛團相亂故動多牽掣制廢乃已今追次四街編戶之大略

東街十二間。戶四百三十四口。一千九百零五。街長秦兆鋆。

南街十三間。戶三百八十九口。一千六百八十六。街長李彰甫。

西街十間。戶三百二十九口。一千六百四十九。街長張廷臣。

北街七間。戶二百二十八口。一千零六十五。街長周鳳嶺。

十八年十月。政府頒縣組織法。區公所下有鄉鎮公所。以行自治。王營鎮設鎮公所。四街為

一。鎮長秦光宇。並兼任特種保衛團長。十八年冬舉。二十一年二月商民公請擔任。又別組地方經濟委員會專司。趙衡卿。公款出納。是年夏保衛團第一甲成立。鎮長始不兼保衛團長。小營

於十七年編為一街。十八年更為小營鎮。鎮長趙象莊。通鎮凡十二間。戶三百三十九口。二

千三百九十一。此二十年編查之數。

王家營志卷三

淮陰 張震南 煦侯

職業 交通

職業第五 河徙前概觀 工技 行販 細民生計 近郊農業 關稅 地方雜捐

昔者河之未徙撚亂之未發也。自清江浦以上至於京師。大小都會衆矣。其濱河當衝。以商業爲北道雄鎮者。王家營其選也。其北大河口。產脂麻。萱花。長生麥。菽。皆北貨之良。當闢闢未燔。牙埠如林。王營或弗逮焉。然閱歲滋久。難悉考矣。初清之初葉。王家營客民凡二千餘。

據里人楊穆重家。遷王家營碑記。顧率爲流寓。土著者十不一二。乾隆縣志其流寓者尤多。西北燕遼。晉陝洛齊。

魯之人。咸豐縣志地爲入京孔道。北轅南楫。交會於此。故客民來者。大率時積百產。爲牙儉販羅。

之事。三河關隴。麥菽。楚粵文綺。河北旃裘。馬羸果。祗之屬。不避重阻。四方來會。而麥菽爲大。

宗。有自蘭州浮黃至者。其舟曰龜船。兼貨菸草歸。程水逆極。毀舟而鬻其材。鬻髮之。與猶親見之。既入市。則有陸陳行操市易之。平凡二十六家。陸陳行。通稱。

行里豪厚。澁其利。雍正中。有不納帖者九家。列肆曰代買行。婪索庸酬。或浮額費。然官有聞。

則禁之。勢不能久也。雍正九年有碑詳古蹟諸客民中。惟晉買爲深藏若虛。其來稍後於薊人。布商薊人最先至然。

善居積。尙刻嗇。自布肆外。凡爲質庫一。稱西典又一酒棧六。據乾隆三十年碑而貸錢課息者。猶不能悉。

計。通稱印子坊是時河水方盛。鎮馮陵通津。軒蓋日夜馳。故旅店之業亦夥。供張被服。競爲華侈。

值會試之年。南盡嶺外。西則豫章。百道並發。朝於上京。而此爲交衢。當是時也。民之間居者。

爭變其宅爲逆旅。旬日之入。與大買抗。其自清真寺南趨。抵黃河大隄。皆轎車廠。凡百餘家。

大者推南巖北巖。南鮑北鮑。南于北于。東湯西湯。又有兩時北時南李北李等富盛並雄。一時與後園大車。

廠四十八家。各以其車馳行北道。日出千車。則相驚寥落。又有騾廠七八家。則專給騎乘。計。

程取直。大抵轎車廠推解三義。大車廠推楊三義。騾廠推潘德昌。皆務以豪縱相高。春秋作。

社。絲管繁越。巨數月而不已。初時觀者殆如堵牆。積久厭生。場可羅雀焉。清世無徭役之法。

然每遇官差。百業擾累。糧行酒棧。南北馱載。悉以騷。里巷無賴。時或交通胥役。詭云驢頭。遮。

道捉牽而要索焉。則行棧受其病。又或官眷經過。封差供役。則廠累亦滋。商旅不敢出。斯數者。官有聞亦禁之。諸石刻之存者。可觀也。見乾隆嘉慶道光諸論禁碑若乃土著之家。則貨細而業微。觀前志所云。率皆屯聚轉輸。麥菽之類。上下所至。不越千里。或拮据稱貸。倚市列廛。亦大都香蠟酒酢之微。其更下者。則以力食。雖靡所資。而亦不能貧。要其艱亦甚矣。乾隆志清無大商賈大商賈皆客于耳土著之人即為小商亦多稱貸不及上及南河光固下及揚蘇等處販米豆為牛莊其市廛中不過香蠟酒醋等物藉以糊口雖逐末者衆亦微里戶之多艱也自咸豐五年。河行張秋。其十年。撚入王家營。逆旅半彫落。而諸廠為蒿萊。於是操業之途乃變。

初鎮民拙於工技。故老追談。若韓氏治針。李氏治膏藥。京師頗有重之者。相傳李氏合蟾酥最善其家有琉璃井

然其細已甚。不足語於職業也。光緒二十四年。候補知縣鄧賢輔。為南洋廣機利公司於王

營始大募齊魯流民。教之紡織。公司設今小南門內絡紗廠在其東經畫未久。所業衰歇。然藝事有成者。多克自

樹立。於是王營始有機房。其始猶三數家。光復以後。廠乃逾百。十七年八月編查全鎮戶口東街機房四十戶南街四十一戶西街二十

八戶北街二戶而齊魯之僑居其十九。負販所至。徧乎江北矣。齊魯故多盜。又常苦飢。自機織大興。

望風來止。其始為者。有倍稱之人。積久廠多。息乃小減。又紗價翔貴。畜藏不厚者。欲急其售。常損功而貶其直。則市價以素。冬春貨滯。瘠戶更有輟織以俟時者。故曰。多財善買。力不足。則蹉跌隨之矣。要其衆堅而志一。鎮之他業。未或能及也。其土著做為之者。以非所服習。往

往而敗。淮陰風土記云王營五方雜處布匹則繭州帶最先來山西帶機之紡織則齊魯人製絲製香則皖人最多而人衆志一尤惟山東人既拋家而來漸得溫飽遂不思歸然初來者多以機動起家其子弟沾染兩風又不識

先人作苦則往往以游蕩落其父業故不三代而即貧者店如望也自餘百產之製。若餠醬香蠟之屬。乃至餅師酒工。屠肆藥坊。諸所

登成。不異他鎮。然鎮之生業。商不如買。故改國之初。買人往往以皮革之屬。致千萬。先是海

道未啓。牛羊之肉。回民第以充膳而已。屠殺甚希。其皮則由齊魯販者。轉鬻遼東。價亦未善。

光緒中。歲比不登。耕者競以牛入市。官弗能禁。於是北來大買。設莊以求。皮直漸起。頃之金

陵商亦挾貲走集。外輸之盛。為北貨最矣。始鎮人猶未甚重之。迨滬道大通。其居間食酬者。

乃競發貯以課其贏。丙午大綾。歲販皮過四千擔。宣統間。雖熟年亦二三千擔。浸尋入民國。

產猶饒而直愈昂。流衍雜沓。相效若狂焉。夫纒行亦牙僧之雄也。其能者亦不惟居間食酬。

而已常候時而自爲居積能致客者乃其次焉營鎮糧行十八家閭閻相接唱籌聲相聞歲熟產饒南客輻湊一歲之中可銷麥十二萬石豆十萬石蜀黍萬八千石高粱五千石脂麻二千石諸雜穀三千石凡直銀二百萬圓而縮輸來之粟遠及胸海集散之要區也營鎮當邵伯斗十二

台五民國二十一年遵用新量制 自鄉邑多故軍旅寇盜接跡市門諸商率患剽略而糧行乃獨完自油行外罕或能及也邑中以榨油爲農事餘業故王營小營多油行在昔王營油店約十家日銷油二百擔今僅存其一南北通十有五家而集散之量河北爲饒池之屬曰豆油曰落花生油近鄙皆產之而饒衍斷推生油若贛榆之沙河青口沐陽之唐溝則豆油爲盛然非甚乏不能致又豆餅途滯爲之者鮮能居貨以待買故生油製益多勢也其外銷之途多沿運汎白馬以入皖而高寶諸近邑次之皆以淮安爲交紐遠市珍求則由邑買運銷京口更展轉以入甬粵時亦有之不能爲之程也凡油之市易消長以時自秋徂春爲旺月花生脂麻之屬既刈既穫外貨登而物價平遠商踵至委輸最暢是時日銷油可二百擔強通歲計之則二萬擔直銀可三百四十萬圓云

自關市罷征買人不以知例爲急漁溝衆興新行日設斯業亦少緇焉油行之亞曰豬行往者朱家集爲盛自十六年秋匪踞集爲巢南潯買客千里轉販或喪重費難出其途由是豬市移石馬頭又二年小營有設行者王營效之南北總七八家而北岸以鹽河之阻乃獨盛南客居清江浦間日一至以爲集期春冬每集率致豬三百頭夏秋市淡或至罷市曰剪莊較一歲之中大率銷豬五六萬頭其直則千三百餘萬圓也

馬頭異石馬頭用秤十營小營則山講

行望形揣重謂之估浪用秤動兩有定無藏估浪疑顧取子利益能致客家凡開行不能專恃坐豬以王營小營咸不用秤 又有八鮮行瓜行其物細瑣今不悉紀大抵鹽河南北著籍不逾千六百家服買者十之一行市又當其少半焉然繫通鎮之望者必推行戶公私捐賦由此出他業雖衆量取以集事而已其贏者辛苦刻蓄僅給饗然積微成著或用以饒故業不患纖拙而患昔麻昔麻之民天之所棄也營民無客主之異里豪右姓不出乎其間商於斯土者既無苛斂又無陵暴苟整齊訓練姦軌不作河北諸鎮孰能擬之今挾持已富而猶不免棄室以資寇是市人之過也至乃窮巷小家游手力食資行販以

自養或織席綯索亦安其生。十七年查王家營北門外苦力一百六十二戶小營亦稱是故里無甚富亦無甚貧而巾箱之胄治

生靡所資獨有此輩號為隱貧巧拙之不齊雖聖者無以為也故里有百業士不如商而列

廢坐售者視候時轉物又差次焉斯其大較也至於近郭之農傍河墾而耕厥土疏肥落花

生薯蕷之屬產量逾於淮南白花豆尤擅名。豆豐多脂遠輸常州常州人珍之謂之營豆小營以北多瓜田水舟陸負

遠近所珍。淮陰風土記云六北富沙質瓜田相望施肥以香油餅甘醬肥與沃若冰雪其種皆綠皮黃翻藤蔓初舒即有海州瓜賈巡迴爰舍間打印其上俟熟而運之東北既入瓜行又有清淮小販自遠而集晨曦未

吐肩擔近者鄉人屈於寇盜往往釋耒而處郭內村落虛耗田疇亦稍稍廢矣然則安居遂

生之道莫急乎自保無商無農莫不然也營人安常蹈故又不知合羣以赴公弊之所中豈

直寇不能禦而已乎。

與商賈有連者曰關稅茲並附而書之初明設鈔關於淮安有王家營裝卸來去則例。載明會典

及淮關通志遠矣弗能詳焉淮關口岸十有八其一曰外河實筦南北陸路之衝途。初設清江老壩口後移石馬頭今並

撤凡北貨渡黃南去。豆麥油酒或南貨轉河北。雜貨統米販米為最悉在該口計物征稅掣票驗行其自王

王家營志卷三 職業 四

家營南去者所納稱北鈔凡無票者常盈倉有補納之例焉。常盈倉康熙九年裁其事例歸併淮關至於河北歷無

關制明季始有部差移踞王營綜核日用薪米職為民害入清以後又有清江小關要結無

賴遠例私索既非額設理不能久故自明訖清累有裁革云。康熙五十年諭禁碑見古蹟又按乾隆

蓋為外河口分設查驗之所不得即以關比

關制已革地方雜捐猶當附載今釐為三項以存其略

教育局項下

糧捐 歲包錢六百千文

油捐 歲包錢三百千文

入鮮捐 歲包錢一百五十千文

其餘雜捐 歲共包錢五十千文。屠宰稅營場併為一項包繳數未詳

公安分局駐所項下

店鋪捐 每戶月收銀一角至一圓有差

油捐 每擔抽錢四十文

八鮮捐 每戶月收錢一千文瓜抽抽率未詳

牛捐 每頭抽錢八百文十九年起歸總局徵收

船捐 昔有今裁

特種保衛團項下

店鋪捐 按戶月抽錢有差另徵一成爲鎮公所經費

機業捐 月包錢四十二千文

糧行特捐 每石抽錢一百文

油行特捐 每擔抽銀五分

以上捐項時有增損此據民國十九年徵收之數云

交通第六 舟航 驛遞 鹽河津渡 舊黃河津渡 橋梁 道路 郵政

水陸郵驛之政今所謂交通也王營之爲衝途舊矣大河南橫官道北馳舟車交會之劇今無有焉然大略可言也余觀昔人紀游之錄知渡河有絕艱者濁流渾渾波迴而瀨疾廣不盈五里然非從上游乘湍而靡則不可以濟有時巨浪涌立直上數十丈忽然頽落水陷如淵曰黃河駒舟之人尤畏之江行者無是也故幸而獲濟則籍籍告語共相歎慰自非翩翩上征之徑路夫孰肯僥倖以行之哉張同陶王家營渡河詩觀河方信水無情捲土囊沙太平天爲中原留思難人勞終古費經營迴瀾倒湧金銀氣急溜橫衝甲馬聲誰放奔

流歸巨海長隄空與毒龍爭 舊邑志中乾隆志有王家營渡咸豐志載渡設官馬船五救生船四官報船三

外北廳馬船六蓋舟航之具如此咸豐三年以粵難方熾朝議防河上下津渡民船百數十悉并於楊莊王營以重險阨察非常焉亂已而復舊其北之鹽河湍悍不如大河然驛路所經津梁亦重故舊志東壩西壩並有浮船之設東壩設馬船二西壩小馬船二皆民渡也初縣之未移也地差僻遠不與鎮相屬清江浦爲山陽重鎮相去三十里緩急莫應輶車往來

猶有遺陸入京者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湘漕王國運過此而湯守備展車清
河陳令送車來千三百一姑包飯人三百半官半民不昂不賤價也見湘綺樓日記 光緒中清廷試行郵政

二十六年王營遂有信櫃之設驛亭尤衰落夫馬錢糧日以裁削昔者清口驛有遞馬九十

匹凡一棚有半他半棚待食於馬號者五十餘戶舊制管號以下設差頭二人棚頭四人快頭四訖於遜國

纔餘四騎生意殆盡矣志載清河縣地丁驛站存銀八千一百八十九兩五錢二分四釐宣統今粗就王

營近數十年交通之可述者次其梗概如左

鹽河 自昔為中河支川光緒中合字營嘗一興挑後久失疏浚光復後小輪航焉水深可

達板浦水淺則停初設局於西壩渡民國十六年遷於東壩近水益淺狹而下游復苦暴掠

鹺運倍艱矣其津渡自西而東曰東壩渡舊在今渡東圩成移此有民造馬船久而失修宣統元年知縣陳

岸石馬頭各二丈四尺用鐵二千六百縵民國十七年鎮人宗雅循鎮人孫最王尚志等之請論董興修凡募建浮橋三隻兩

趙鳴球以船又捐缺募建新浮橋僅成兩隻用銀六百元涵洞渡在東壩渡東一里為二坵入市孔道舊有民造船

鎮人方碩山又募建一隻劉家渡一稱羅家口在涵洞渡東三里舊黃河 河徙而後舊槽僅存民國十年淮沂並漲水驟廣至於越隄今土人亦謂汝黃隄其實

土圩所用之隄其勢幾復大河之舊二十年亦如之水及南門餘歲則盛夏有施竿權者平時架木為梁免

於徒涉而已其渡口舊設官馬船自形勢遷改官船廢缺鎮人屢有募建之舉不可殫紀焉

最近者民國八年鎮人王炳倫倡造馬船一隻費錢七百縵頃又殘破矣自官渡以東有秦家渡舊為清口驛要津皮家渡在秦家渡

橋梁 城隍廟西石橋廢始建未詳光緒中千總馬王廟前石橋廢始建年及拆驛馬街石橋廢凡

慶里人楊廷模建民國十五年拆建汽車路其存者東門內石橋一始建未詳光復後里人北門內石橋一始建未詳或曰雍

清真寺前石橋一其南石橋一始建未詳光復後石街後木橋一宣統中里人石橋三一在胡老爺

東始建未詳西門外石橋一始建未詳民國十一年而增新醫園巷有太平橋在巷北端民國十一

有利通橋民國十四年里人秦樹楠建拆用東壩渡石馬頭之半用土及土定橋小營近河處為積水所衝東西隔

鋪石庶益適用孫公橋民國十四年里人孫景昌建並拆用東鋪石馬頭之半橋為通四坵之要路

道路 王營南北經途道路夙修廣光緒中千總李殿祺更鋪石為之然自西街及大巷口

外猶多缺置光緒二十年里人張旭初建糧食街石路十餘丈民國二年旭初又與鎮中皮

商資建西街北段石路五十丈。八年。劉懷山建大巷口覆溝石路丈許。懷山家貧好善里人尤義之十年。郭

立鴻募建堂子街石路二十丈。增新醬園巷石路三十丈。皆義行也。其郭門以外。疏水通道。

尤難悉紀。里人王炳升築樹楠所修最多民國十四年。淮屬道路總局。又於市東築汽車路。南起官渡。北刷圩。

牆以屬之鹽河。十九年。定為省道。瓜魚線。復加培築。過客往來。轟隱成市焉。有汽車南通縣城北通沐陽小

營。自昔有東西道。西道驛馬所經。東道亦通衢。自丙午水災。淫潦破隄而南。騰蹕衝激。遂如

谿澗。今益難治矣。利通橋即跨其上聞之父老言。隄北故有小河。久淤仰。水失其宅。遂漫流為虐。惟西

道為汽車所出。平直踰於舊時。

郵政。初設信櫃於西街。朱氏線店代辦光復後。遷大巷口。初設春生堂藥舖繼設斯美醬園尋又遷西街。河春香店稱王營

郵寄代辦所。

王家營志卷四

淮陰 張震南 煦侯

禮俗 宗教 學校

禮俗第七 古今習尚 晉喪諸禮 義行 方言

營之為鎮當衝而近賈二百年來諸俗所蒸無慮二變自萬歷河決鎮始有水患災傷之餘

民數東徙至弗能安其居驂游之客往往因傷見於題詠查慎行秋杪重至王家營詩十日征程滯留鄉大河西北又嚴裝千家轉徙留三戶萬柳

榮枯在一霜斷岸無橋賴待渡湖沙有積何康熙府志連清河鄉鎮不及王營其凋瘵可知也顧祖禹方輿紀要亦

未及王營於斯時也其俗必媮而不振乾嘉以降河患浸革又得賢有司勞來而安集之隱隱展

展乃盛往時然五方雜厝為俗至不純是以咸豐志紀之曰其民流寓者多羊裘羶冠千里

馳驅謹謹吭慨有塵沙廣漠之氣又曰或南北使節經過供頓照耀數里不絕小民耳目染

習為夸大雖輿臺賤隸能為京師音嗚嗚執手問生平相取下人莫能測也余徵之故老斯

時蓋有豪侈之習驃馬街諸逆旅皆崇麗而疏明列宅相競擬於官邸其人大都乘堅曳縞

交通貴勢常挾所藉下傾令吏重以縣治左移郵亭是設於是軺車之使裨牙之守草土之

官紛緇輻輳或淮黃漲隘少府發帑治減水壩累鉅萬萬目睽睽緣為利竇閭巷年少則各

負伎勇以相鬻逐亦有不避法禁仰機利而食雖蠹木斷薪過市者必責取十一有代中山

之遺焉亦緣牙僧販糶之徒衆也時有胡士魁者好陵人立標通衢曰逮黃河北上俗又殊變

豪侈之習漸移而西資殖既衰儒素頗出兼遭逢喪亂公私耗數館舍為烽遺構盡落是以

其民多治壤開渠蔬布自恣雖崇封四固乃若林莽要其敦尚本業志不外慕固非若他肆

之驟富而驟貧也乃者天方薦瘥民莫之懲雖未甚給足而享用乃比城市每有紈綺少年

沈淪不反高會規矩墮於一朝值貪黷之吏棄位以嬉遂至博塞喧於里門罌粟陳於邸舍

敗德亂俗君子惜之然而鄉道城闕風氣不固里恥尊凌士重友助又婦功而外女教漸興

朝莖夜績各勸其業觀人風者宜有取焉

禮本乎俗。王營之俗無冠禮。子生三日。洗兒解暗。外家以繡線來。或幼弱多疾。延巫解厄。左衽偏髻。記名爲僧。時亦有之。滿十二齡衣冠始如成人昏禮重長戶。茅茨之家。或賣財物。媒妁奔命。亦有計。疏論直求十一之報。名爲敬紀。雖素封時復不免。親賓賀者以錢。近物力不勝。多辭不受。賀其尤簡者。以汽車載婦。親迎廟見。一日而畢。反馬亦即日行之賓客以媒氏爲重。又重全福。儀注必咨焉。甚者與大賓抗禮。然拘忌實多。惟饋饌饗婦。有古之道。饋饌此云孝順本婦曰姑菜喪禮不三日而斂。祖餞之夕。親知畢會。卜兆安厝。無淹歲時。七七至百日皆有奠。斷七之日。出嫁女有換飯之俗。叔世尙奢溢。酒食鼓吹。稱貨相高。禮意浸亡矣。未葬立主。葬之後。每忌日祭於寢。累世不訛。周年冥壽則祭於墓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除夕。以時供物。清明除夕。並展墓燔紙錢焉。別有詔佛之家。非鬼而祭。俗有奉三聖畫象者曰觀音關帝財神祖考龕積。僅同陪列。準以古義。亦在釐革之科。營俗好義。多義行。觀故事可知也。乾隆志載全邑漏澤園十餘。皆出捐建。而王營大河口皆有之。王家營義塚地八畝。楊九畝。捐大河口義塚地九畝。係戚捐。今並失所在。同光之間。長官好善。則有鹽分司徐紹垣之立粥所。設文昌閣內

守備湯懷仁之散米券。

懷仁去後里中無冬前踵行之

參將章宗瀚之捐置修塚義田。

光緒二十六年置有碑在城隍廟多剝蝕

士民則

有李克勤阮啓焜之贊建卡房。

在荷花汪

克勤又捨田爲叢葬地。

在今東門外據隄東

近十餘年。疏水作橋。爲

者不倦。蓋里有善人。數世賴之矣。

事具河渠交通等篇

其貧無力者。或執役於水龍局。

王營四所小營一所

又有力量

堂鋪斧會。與水龍局爲左右手。其人皆連斤換錘之流。然聞金而出。事畢而還。不取人一錢。

鄭維富室失火。有袖金鋪手。虛先搶散之法。營俗則貧富一視。事畢無取酬者。

夫豈有期會敦迫使之然耶。爾來合作之義。漸昌。營鎮則有

助喪合作社。

民國十九年里人倪德彰創立社員四十八人。社址在城隍廟前。

儉德會。

十八年里人孫如備創立入會百二十餘戶。亦以助喪爲宗旨。

葬埋之事。不假役

夫。合於百姓親穆之訓。故貧家單族。深資其力。歸之如水。亦其所也。

舊邑志稱王營盛時。雖輿臺賤隸。能爲京師音。地接徐方。欲爲朔響。誠未甚難。然非營民之

常言也。王營方音。蓋與清淮爲近。寧陳其略。若發聲無齒。頃正齒之別。如音與支私與師

泥娘與來。並

歸一讀。

如泥與尼與離

收聲則東冬江陽青蒸諸部。其音相混。元寒刪等部。聲勢亦未較若畫一。其

小變而近本株者。則有溼之爲赤。蹲之爲登。樞之爲魚。

齒音

變環之爲寬。

平陽

鴉之爲襪。

喉音

芒之

爲亡之變或韻部相鄰偶有出入若都爲兒旁轉謎爲命及古般爲恩旁轉還爲孩對轉其例至

廣難可悉陳也以上變轉轉韻之例皆據而方言之中雖昨諺雜出亦有冥合雅故者若誇大其

說曰評鄭玄曰由此達彼曰祖爾雅祖什也與其事曰攪說文攪亂也引超乘而前曰邁詩小雅後俯

首曰警用警折義物不鮮曰蒿說文蒿於也於鬱也里路除難至曰淹爾雅淹牀前橫木曰杠說文鼠穴

四旁之士曰墳左傳公祭背肉曰膻市牛肉者云小兒自稱曰某之類皆是又有假借舊文別傳

新義其造辭乃益巧若罷休曰海物相比曰映露頭角曰漏力作曰活以力受直曰苦玉成

之曰挑損直贖產曰爛出其所得曰吐買非其肆曰回兩囊相爲注曰脫言非實曰水儀文

朴野曰士狡於逃責曰皮中無實際曰充能人所難曰猴事險曰懸見幾曰亮標榜聲勢曰

架欲備舉之亦不能盡也其或故爲反語如謂杯巧作歇促乃促壽義則鄰於市井不悉書焉

宗教第八 僧徒 巫術 回教 耶穌教 在理教

王營繙流稱臨濟宗然亦沲家法不聞於代直假羣廟以自養而已故志宗教寧志羣廟蓋

廟莫著於城隍先是康熙二十四年僧如行始徙自漁溝結庵曰新祥乾隆府志而乾隆志又

有忠佑行宮原江王不知所自始蓋厲壇之類乾隆十八年今城隍象隨黃流漂至止於渡

口庵僧曹正感焉遂募營新宇昇象祀之儀如邑廟加護三十年以新祥庵併入自是遠近

奔赴清明簫鼓稱盛道光中僧照華募建戲臺光緒二十九年今住持心誠更闢建內宮以

容嬉姆行香之衆爲河北冠矣民國十七年秋王營小學遷內宮之象以充校舍惟東偏存

殿應諸聖象是城隍廟之東爲彤華宮地藏庵故址也庵建康熙時於黃水改建於光緒五年大風拔屋廟祝

應其請捐金塑象即彤華宮東齋以祀別闢門西嚮是爲太陽宮每歲三月十九日有賽會

之俗焉或曰哀思陵也里中舊行有申板築於此十又東爲文昌閣康熙五十九年張家樓張

氏私建光緒志謂爲咸豐中士人募修闢東倚垣牆一望荒闕日即圯廢近又改署其彤華宮直

北爲東嶽廟道光中魏氏女桂成建領袖僧衆頗殫心力女蓋巫師之流云光緒十七年髮徒

施濟氏等有碑略

焉然信徒或寡

在理教不知所自出或曰即墨楊氏所倡楊明季人在理者奉佛教之法修道教之行習儒教之禮也民國十年始建理堂於馬王廟側曰

從善堂有當家一人如僧寺之住持其教主斷菸酒故一稱戒菸酒分會亦施方藥奉教者五十餘家機戶為多

學校第九 義學 小學 宜講所 閱報社 民衆學校 農民教育館

嘗讀邑志貢舉表覽王營先輩著籍之數而歎之曰異哉三百年來何其寥寥也夫學校不足以得真士固已然真士不恆得而謹敕近名之士必此焉求之今謹敕近名之士不恆見則所餘者市里之衆人耳不亦殆哉初清時經制之學獨府廳州縣有之王營鄉鎮也值興文之吏時一設學然不甚可考乾隆志古社學十七所吳城鄉有其五然未加析別未知王營營立學否雍正六年知縣李必成立義學於馬王廟其事始見於志署縣戴昕繼之為加考究立課程焉歲餘去官學亦隨廢乾隆廢百三十年同治九年鎮人秦大同杜學溥等倡議興復總漕張之萬以官帑重建是為漕義學自黎培敬以下督漕大吏舉加意振導之考校既勤績效頗著培敬榜義學曰存性願書籍三十部簡里人孫乃煊為之師陸元鼎繼之遺官

按視諸學別其勤惰至王營優勉有加光緒二十八年漕督張人駿更稟義學師傅而按試之王營列最優等謂有先正典刑 凡此皆昔時義學也光緒之末變法令下

乃廢義學立學堂接乎民國易置者屢今本其終始撮記以備故實

稽古初等小學堂校址馬王廟光緒二十九年知縣洪榮諭辦歷任堂長彭永年孫乃煊費瑤王養和改國後為第三初級小學校

蔚文初等小學堂校址西街北首張宅後遷糧食街又遷參署西院宣統元年麥翁董事張旭初堂辦歷任堂長張旭初杜廷棟改國後為第二初級小學校

達材初等小學堂校址小營月光庵原為義學宣統二年小營油商辦辦堂長趙鳴琮改國後為第十九初級小學校

萃英初等小學堂校址清真寺宣統二年王營皮商籌辦初為簡易識字學堂未幾更名尋又改稱蔚文第二小學堂長楊葆身改國後停辦

右清季小學四所

區立第二初級小學校校址舊參署後遷城隍廟西又遷清真寺民國元年以蔚文小學改建歷任校長張炳華秦兆黎戈壽彭

區立第三初級小學校校址太陽宮後遷清真寺又遷城隍廟西民國元年以稽古小學改建歷任校長馬家勝張丙元民國十七年七月與第二小學併為王營小學校

私立文蔚初級小學校校址舊參署李宅民國六年二月里人趙鈞孫如壻倡辦校長趙鈞七年七月併於第三初級小學

區五第十九初級小學校校址小營月光庵民國元年以達材小學改建校長唐正沂十七年七月改為縣立小營初級小學

右改組前小學四所

縣立王營小學校

今校長為張秀生

校址城隍廟西民國十七年七月教育局循里人秦國銓等之請開辦以原設第二第三兩初級小學併入舊校舍六間里人捐款重建校長楊廣生更以城隍內宮客堂財神殿等處盡入

縣立小營初級小學校

校址月池庵民國十七年七月以區立第十九小學改建歷任校長邵本模周慕雲唐正沂張丙元

右見存小學二所

嗚呼吾志學校而歎營人之後時也夫世之不幸非一而無教為大以營民之眾歲輸多額之捐而當道不之重局局於兩初級小學者十餘年雖復升學有志而貧者難之末俗梗而不遷天才闕而莫遂皆此之由今雖幸而有成而待教之眾拯者幾何擴而充之是所望於當局者矣學齡兒童數王營凡千零四十八人小營凡四百六十七人今但有完小一所初小一所待教仍衆

社會教育亦起於清末先是光緒三十二年勸學所區董張旭初宣講員劉文波嘗倡立王

營自治宣講所及閱報社於新祥禪院

先文學公時為勸學員亦與發起並草前章六條稟縣通詳立案簡章錄下一宗旨以開通民智培養公德正人心厚風俗為宗旨無

論何人皆可應講誰不辨誼譁擾宜講書藉擬以諮議局章程及選舉法公民必讀初編地方自治綱要地方行政制度直隸自治講演集及關於地方自治之部頒章程二講員暫由某某等擔任俟籌有經費再議續辦自治研究所三講期每星期日下午二時至六時四講所暫設王營新祥禪院俟擇有適中處所再行遷移五報紙計預備立憲公報時報神州日報中外日報與論日報凡六種六報費現已商明提憲設立之閱報社由清江關日轉送六分到營送資由本社發給不取報費附則監督責任在城應歸警察局長王營距離較遠臨時請本鎮汛官到所監督一時聽者填門頗易舊俗改國以後茲事遂廢民國十三年六月鎮人于錦壽等捐金設中民學校一所於第二初級小學本久廢轍十七年十月淮陰農業學校推廣部又設第一民衆學校於王營小學句隅舊猶衆其十二月中糧商李孔嘉等又集資自辦一班畢業者各數十人後皆停辦

民國十八年縣教育局將設農民教育館其四月鎮人姜道立以先世捐建之馬明王廟

及田四畝捨為館基五月局聘鎮人羅青來為籌備主任

籌備員為黃世英馬廣生孫如塘秦兆鑿韓道立張廷臣六人

七木鬆

漆次第興辦

又作鑪於戲臺之上拓其前以為鑲技之場圍購廟東田八畝百奇以供擴充共用銀三千三百七十七元

十九年四月館成歷任館長紀國永楊屏輔

王家營志卷五

淮陰 張震南 煦侯

人物 古蹟

人物第十 士行 列女

王營者獻之可徵者。咸豐志則楊穆。新志則孫步雲。王啓秀。張耀南。三百年間。記載闕略。亦已甚矣。以余所聞。鄉先生之庸行庸德。足以風末世而厚邦俗者。未始無之。要皆限於道咸以下。民俗近賈。但解錢刀。崎人卓行。淪滅無紀。可勝道哉。今遠取邑志。近取鄉論。蒼而書之。得二十餘人。其間往往事狀無徵。虛存美詞。有欲詳而不得詳者。後之君子。可以鑒焉。

楊穆。字西牧。清康熙間增貢。以中書通判歸德。才氣過人。治水聽訟。聲施甚著。康熙十七年。河決王家營。知縣管鉅遷鎮於東。招撫流遺。穆躬違其事。爲立石記之。善爲詩。與孫執升友善。著有柳溪詩略。芸香草若干卷。楊氏於里中。最爲舊姓矣。咸豐中。諸楊有廷模者。多財能

王家營志卷五 人物

一

施嘗大治涵洞。市中積水。暢出。食利至今。

王啓秀。字蔚甫。廩貢生。清介拔俗。教授終其身。錢司業振倫主講崇實書院。許其氣節。家故不豐。獨慷慨多義行。嘗輸館穀百千。倡殷富捐。以振窮櫓。之不能自存者。歲冬則釀錢立粥廠。以是雖迭遇凶荒。民無流離。弟仲山。亦清德君子。

何際隆。字賡虞。少從秀才丁樓遊。壯乃治醫。熏然慈仁。於貧窶。未嘗責報。歲莫雨雪。流丐凍飢。際隆與里中王啓秀。奇守槐。共施粥振之。多所全活。自餘醫門老宿。若魏秉壘。徐垣。許暄。之何淇。泉趙士華。皆知名。秉壘擅小兒科。有痘神之目。垣其弟子。暄之善施。以醫方種其德。淇泉五世瘍醫。門業稱盛。士華喜游俠。七十能騎。蓋以醫爲寄者。

秦蒼壁。字冠璜。道光中。以童子試入邑庠。鍵戶誦書。至於白首。學政王先謙榜其居曰孝廉。方正。蒼壁未嘗示於人也。秦氏河北舊族。自蒼壁始。主縣之信成義學者。凡三世。里人稱之。子大同。字謂堂。廩貢生。精制舉文。數薦鄉闈。不報。性方嚴。雖接家人。儀觀肅然。同治庚午。成

秦氏譜若干卷。山陽高延第序之曰：君少奮於學，有聲庠序間。今雖老矣，方挈其子應省試，觸盛暑不憚，可謂壯哉。子曰宗琇，字伯珩，廩增生，亦恂謹之士。卒民國時。

趙士駿，字軼凡，孝友惇篤，悅於詩書，未冠入邑庠，築梯雲館於河上，治舉子業。既累躓不第，遂授徒終其身，徜徉土室，蒔菊自娛，號菊莊老人。大河以北，獨與魯孝廉通父吳比部稼軒善。觀花命酌，清言移日。卒年八十餘，有趙氏譜二卷，子四，長鳴鶴，季鳴琮，並游縣庠。鳴鶴多才藝，善書畫，有紅豆齋詩，鳴琮少攻苦，晚厭人事，去從軍，既又逃於景教，褐衣布袋，遊戲塵俗，見者以爲狂焉。叔子鳴琮，自有傳。

韓涵，字渾儒，家貧，爲外北主簿，典書記，書記無薪給，受屯田四十畝，值軍興，慨然曰：不能執干戈衛社稷，焉用田爲？趣上書歸之。平生嚴取與，教子姪無姑息。卒世其學樂道人善鄉里，有道者嚴事之，忍飢誦書，治音韻算術，略盡其理。卒年五十九。又有李鶴鳴，字九臬，掌左營參將署書記四十年，蚤歲讀兵書，旁涉載籍，爲人恂恂然，與涵善，晚教子成秀才，亦與涵同。

趙殿元，字佐臣，少丁捻亂，無蓋藏，事祖母王，能致其養。同治中，以騎射得緇標左營外委，然不樂仕進，居常以經史自課，所居西門舊宅，楹陰滿庭，客至則齶齶論明季事，客不能難也。愛重師友，對後生必勉以學，卒以儒素世其家。

祁一山，及子毓麟，兩世訓蒙，里中出其門者甚衆。一山愛畜鵝，風裁蕭灑，以道自重，毓麟席其教，跬步必謹，人敬之若師保。

孫步雲，字月樵，優附生，善談論，涵泳百家，出其門者多知名。世家河北，每淫潦，卒至平陸，皆沮澤，歲比不登，步雲請於邑令，穿渠達鮑營河，期月而就，遺著有自反齋雜體詩。子晟，字閔仙，附生，壯治醫經，嘗推產其兄，身率家人，縣壺王營市，以自給，謹身救行，卑以自牧，鹽商有施藥局，重其行，延主內科，論世主平恕，不爲肆心，獨往之論，與邑賢交，獨取馮太學寶堦王孝廉登雲，晚有幼子之殤，哀不能釋，未六十，以風痹卒于家。

杜學溥，字蓮舫，廩貢生，家貧，廉隅自敕，不歆榮利，董地方事，不輕見官府，不以一錢自汙，嘗

與修圩之役人多其潔。又有王壽芝。李子章。皆邑諸生。與學溥同時。教授里閭。有謹厚之名。費瑤。字珉圃。楊濠。字少菴。皆授徒終身。費氏以買人起家。瑤獨治書。既以小試常紳。又蕭散不樂。善扑鄉里。遂教於家。詣者恆見其操一卷。自怡。椒山集也。好從浮屠遊。貌于于然。滬郡試第三。不售。館委巷中。從學之盛。稱最。冬無絮袍。未嘗千人。卒皆年七十餘。

劉啓源。字文波。光緒間。爲宣講員。天性忠讜。能直辭解紛。聞者無怨言。年二十二。喪耦。卽不更娶。晚歲蕭條。衣履穿結。里中分日飲食之。有淫疾。爭濯其穢。未入民國而卒。年六十七里人祭於社。有泣者。王營作追悼會。自劉君始也。

張旭初。名耀東。以字行。少孤貧。身親販鬻。徒步百里。中歲爲海買市北貨。海買服其誠信。皆交驩之。旭初用是起其家。性嗜學。晚以子塾任。貨殖自築深柳草堂。日點治書史。藤蘿深僻。送迎簡少。然地方有大興作。則恆爲倡首。捐重金不吝。創蔚文小學。嚴選師資。風氣爲變。民國十一年卒。八十年遺稿有深柳草堂詩存二卷。訓孫瑣言一卷。塾字伯庠。遇貧賤有恩。毀

言不聞於里。塾子震歐。和厚類其父。皆先旭初卒。

張耀南。旭初弟。咸豐庚申。捻入王營。耀南隨母兄避於外。旭初病不能行。耀南方總角。日乞食以進。必先飽母兄。而後自食。同治初。捻再東犯。耀南趣其兄奉母挈妹以出。而已居守。比亂定。行者畢歸。而耀南竟失所在。

李克勤。字儉亭。起家鹽筴。仁而喜施。里稱其豁達。事親至孝。有五子。仲子人龍。字仲平。最知名。高論冷聞。而不與世事。年四十卒。有嘯峯遺稿四卷。自克勤外。一時家貧以孝聞者。又有李同發。潘萬龍等。同發嘗割股療父。洪道危疾。其父不知也。里有知之者。稱以孝子。同發瞿然曰。貧寒不能奉甘旨。盡心焉耳。敢言孝乎。萬龍室尤貧。貿易得升斗以養母。里有兵。衆皆走避。母篤老不能行。萬龍守之不去。卒皆獲全。夙恭謹。口不爲謔。亦未嘗忤惡人云。

劉鎮文。字守漳。其先諸城人。道咸間。來遷爲布商。遂家焉。鎮文布衣塵容。迂諱如儒生。侍父病。多難至之行。父沒。蔬食終身。夙不知書。以父嗜覽報章。日陳視如存時者。三年而不倦。晚

以毀得心疾。蓬垢寡言。民國十七年卒。闔戶端坐自焚死。

趙鳴瓌。字玟叔。父士駿。暮年遭撓亂。落其家業。鳴瓌性通敏。就所居小營。創油市。地據河壩之勝。遠近歸之。室用以饒。夙慷慨能利物。小營興學。練鄉兵。治東壩浮橋。疏鮑家營舊河。鳴瓌皆爲之倡。丙午大水。鳴瓌有業。灑河被災甚。家人食糠覈。主振者廉知之。予以金。拒不受。曰。有糠覈可嚼。不致餓死。忍分災民口中食。以自肥乎。居鄉平決忿諍。人服其正。既累世種菊。及身而好之。彌篤。花時。履綦雜沓。酬對終日。神明無倦云。年七十二卒。有藝菊卮言一卷。常廷璋。桃源人。道光間。主王營清真寺。延接教衆。遠近樂戴。杭有某翁。訪道而卒於淮。廷璋獨行數千里歸其櫬。或曰。翁家不知狀。以疾爲疑。將訟廷璋。翁示夢家人。皆搏頰自責。感念不衰焉。廷璋道力既深。里巷多傳其奇蹟。語在雜記中。以下流寓

左泰中。安東人。賣卜王營市。雖貧不能自存。而樂道人善。里多其行。光緒五年。大風壞屋。泰中壓焉。竟卒。子席其術。訊占多驗。而和氣充然。若有道者。市中稱小左先生。

列女之行。往者多局於貞孝節烈諸端。朝命旌顯。亦取於是。志乘所載。大都清門世學。習聞詩禮者也。至於力作之氓。健婦當家。攻苦食淡。以至白首。若斯之類。豈無足紀。然而四行無聞。三老不舉。是知行能掩於門資。搜揚不及草野。非惟丈夫。乃女子亦有焉。茲編所紀。以縣志採訪冊爲主。新志百誤繫處續有甄錄。裁及十一。今婦學昌明。政尙平等。選賢與能。百姓攸同。他日可紀。將不僅乎此列女一目。所當消并者矣。今不分門目。以時爲次。而流寓附焉。具列如左。

莫廷揚妻方氏。嘉慶二十三年歸廷揚。逾二年。夫故。撫猶子鴻儒爲嗣。事衰姑至孝。守節八十餘年。壽一百有二歲。光緒二十八年旌。

何春華妻王氏。咸豐十年。春華死。捨難遺孤甫周歲。王撫之成立。四十三年。未嘗見齒。

貢生孫步雲妹及女。年皆及笄。咸豐十年正月。捨寇至。相攜投水死。

韓涵第五女。父早卒。奉母不嫁。母病垂三年。女未嘗去房幃。病尋愈。人稱其孝。邑令侯紹瀛

題曰貞孝可風。

李氏女。克勤從孫女幼字皖某氏。未昏壻卒。往弔其門。禮成殉焉。

秦國樑妻張氏。歸國樑逾年。生女國樑卒。張兩次仰藥不殊。翁姑懼。遣歸甯。母勸改適。則泣涕與母訣。未信宿而反。苦節終身。

附生趙鳴鶴妻袁氏。夫故。欲以身殉。或曉之曰。若子女昏嫁猶未畢。未可也。乃忍死經年。既學。卽夕仰藥死。年四十餘。

王文釗妻丁氏。文釗弱歲有羸疾。丁刲股以進。不效。營葬既畢。屬夫弟好事舅姑。遂懷藥詣夫墓殉焉。

監生徐垣女。字武進。黃念祖未昏而念祖歿。女請於父母奔喪成服。旋以毀卒。武進令爲白

大府奏旌焉。縣志垣作垣。又於監生上冠武進字入流寓均誤。

葛文彩妻王氏。文彩商於外。暴卒。王號慟欲往。而無所資。越數年。積若干緡。卒身之金陵。扶

柩歸葬焉。教子奉姑。曲盡其道。

韓寶善妻朱氏。夫故。有孀姑病痹不能步。朱恆負姑出入。家奇貧。日以鍼滌博微直。猶常斷炊。每得食。必先奉姑。而已食其餘粒。如是直終姑世。

韓仲時妻姬氏。夫故。遺一子。教之成立。事舅姑盡孝。凡守節二十年。卒年五十。

韓仲斗妻王氏。聞斗卒。奔喪。奉舅姑終身。未嘗見齒。操作自甘者三十年。

張壻妻戚氏。三十喪所天。四女皆幼。戚手紉衣食。次第遣嫁。器具如中人。賞諸院娣姒多。獨以一窮嫠當之。而詬讓不聞。過者加敬焉。

張垣繼妻崔氏。夫故。氏年未三十。家又浸落。傭十指而食。撫元配所生子。疴癢必謹視之。動必以禮。對人無疾言。遺色。白首如平生。

朱保國妻黃氏。嫁三年而保國歿。遺孤在抱。欲從死。未可。既子又孀。一夕仰藥殉焉。衣襟皆施鍼縷。累數重。其兄家王營。王營人請褒揚。民國十三年。頒摩笄心苦額。

丹徒王鳳池妻黃氏夫故家赤貧以十指所得養髮姑及幼子姑嘗兒子恃之姑歿披衰負引一如人子以下流寓

紹興陶鶴聲妻黎氏事姑盡孝性慈祥丙午大飢流民鬻處黃河灘官振有不及黎傾囊助之所全甚衆卒之日環觀所而泣者多不識姓氏皆丙午之飢民也

古蹟第十一 故鎮 署宅 坊井 陵墓 碑識

王家營舊鎮 在今鎮西一里許說詳建置顯武王家營詩荒塌據淮津彌望遍秋草行人日夜馳此是長安道難公卿不難致所患無金寶還願旅舍中空囊故相相回頭問行人路十
大河口舊鎮 在王家營鎮西為泗水入淮設清河縣於此自廢為鎮後遂失所在大約當在楊莊左近也

清口廢驛 在毛家營黃河隄上通稱老馬號乾隆二十六年由傳縣移此李鼎元使琉球記云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日宿清河縣清口驛俗名王家營館舍新造宏敞可容百人前後有餘地植柳八株成陰大可納涼即此咸豐十年驛毀
舊左營參將署 在西門內本道光開城時總督公館外北主簿房之咸豐十年汰河官於徐惟驛旁土地祠存
改爲參將署光緒二十七年參將郎桂林增建轅門吹臺之屬規制甚備

改國後署招 領爲民居 舊左營中軍守備署 在東門內改國後署廢爲田 舊王營汛千總署 在馬王廟前光緒中署圯嗣民房以居 舊測橋

王家營志卷五 人物 古蹟

司巡檢署 在城隍廟西後移西壩署廢 後園 在東嶽廟北山來不詳昔爲大車廄廢居之地今

首有顏瞎子以勇 伎名同光間人 城隍廟前井 王驛廢所繫市中諸厥飲驟者趨焉其鄰張姓廢有 百歲坊 在西街左曰節

壽之門光緒二十八年 鮑家馬頭 在清口廢驛西下接鮑家大汪 琉球通事鄭文央墓 在形華宮後有碑舊題琉球國朝京師通事那公文央之墓旁書乾隆癸丑十一月十四日

官一名都通官則文英國正使也又按東華錄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是歲朝鮮琉球諸國來貢碑上字缺 千總蔡習墓 在鎮東黃河官堤北嶺縣志曰千總蔡習以善

今呼爲蔡 回回林 在北郭外一里回教義家也東西修 重遷王家營碑記 里人楊慶撰原石久佚後從乾隆志錄其全文 與袁浦對峙王家營古蓋清東壩之衝

房舍盡入鼓宮舖子亮亮向波而泣其民中宵露處有之其地乃由楊慶撰碑事聞邑父也嘗公聞之懼單騎就道馬視原址祖餘茅屋數椽而已遂築老舍少而謀復其地不可而地乃由楊慶撰碑事聞邑父也嘗公聞

曰否又使縣尉而諭之亦曰否否事急力請暫撫兩院并推道公曰安插百姓招撫流逆此有司責也母負加惠元元至竟意遺如讒復捐俸以助償償不足督憲又命加三十金爲安衆無損一也侯不計焉捐如數民因得以復聚

或誅茅爲屋或築馬路或陶瓦成宇不二月巍然一巨鎮矣嗚呼仁人之於人其利溥哉古之有司凡一言一行果有益於民生即歌之詠之光流史冊况其援已溺之命甦將子之遺而後就鎮治者乎民爲之歌曰誰奪我居侯爲之區誰

覆我字侯爲之... 嚴禁濫封車驟

碑 在馬王廟山門之左... 嚴禁濫封車驟

行查禁近查... 嚴禁濫封車驟

悉嗣後除... 嚴禁濫封車驟

家營南北... 嚴禁濫封車驟

商病民莫... 嚴禁濫封車驟

即可不致... 嚴禁濫封車驟

督撫憲衙... 嚴禁濫封車驟

每站給銀... 嚴禁濫封車驟

錢騎驢再... 嚴禁濫封車驟

等不得私... 嚴禁濫封車驟

駟頭每... 嚴禁濫封車驟

飯飯後... 嚴禁濫封車驟

毋得預行... 嚴禁濫封車驟

王家營志卷五 古蹟

永禁行店... 嚴禁濫封車驟

不得過... 嚴禁濫封車驟

徽舉人... 嚴禁濫封車驟

准齊道... 嚴禁濫封車驟

公數銀... 嚴禁濫封車驟

捐一次... 嚴禁濫封車驟

批示勒... 嚴禁濫封車驟

照五十五... 嚴禁濫封車驟

清色額... 嚴禁濫封車驟

弊查出... 嚴禁濫封車驟

者雍正... 嚴禁濫封車驟

色勾棍... 嚴禁濫封車驟

所有同... 嚴禁濫封車驟

經立等... 嚴禁濫封車驟

已議詳... 嚴禁濫封車驟

革除驢... 嚴禁濫封車驟

示禁革除驢頭安靖地方豈料士美等仗倚地方胡從禮硬將憲示揭去依樣索詐身等情急奔轅恩准改發山陽縣審實按擬枷責追賊革去驢頭名色責令驢店承值供差並蒙清色發落在案第恐日久故智復萌或驢店另起風波公叩

賞准勒石等語合行勒石永禁須至
申禁前事碑 所在同前略曰淮安府委為勒石事據王家營酒棧方百壇等
詎驢頭不悛茲與驢店句合勒酒棧莊戶駝驢有負除惡安良至意身等情願捐貲勒石恩賞永禁據此
合行勒石永禁乾隆三十年八月十八日王營酒棧房方百壇祝聖輝田恆寬方天經江口純牛紹武公立 永禁關

役擾害行戶跨越碑 所在同前略曰清河縣陳為錄批曉諭事奉府憲羅批前縣詳據王營鎮董事職員徐垣等
照繳等因查此案前據徐垣等稱王營兵後元氣已傷前歲有藉充關役來鎮擾害幸蒙懲辦後有越境開行之鄭永泰
又蒙批飭遷地歸鎮至今安業恐日久廢弛公叩詳請立案並出示曉諭等情經前縣轉詳示諭各在案茲奉前因合行
錄批曉諭遵毋違特示光緒二十五年四月三日王營鎮士民各
業公泰張公盛王錦隆張祥盛費翼豐趙玉田楊元立邵之翰書

因關役擾害行戶跨越乞賜批示勒石永禁由奉批姑准如詳立案仰新任清河縣陳令遵

王家營志卷六

淮陰 張震南 煦侯

雜記 敘傳

雜記第十二

志書載王營河決其事甚夥茲以次彙書之萬歷十九年夏六月河決王家營康熙淮安府志二十

一年河決王家營康熙元年夏六月河決王家營口顏河口四年五月霪雨六十日河決吉

家口王家營口崔鎮口以上安東縣志六年五月旱蝗之後赤地千里白日間忽見西北隅水氣森

森若有巨艦千帆浮空而下村市驚走後二十餘日河水大漲決王家營衝沒民居數百家

四境皆水九年五月再入王家營十二年三月河決桃源新莊口並王家營以上乾隆府縣志十四

年河決王家營口安東縣志十五年河決清河之張家莊王家營康熙府志十八年旱蝗秋生蝻食菽

既河決王家營乾隆縣志

明季張獻忠遣將東略營住王家營諸書所記時日情事每不盡同山陽志遺云甲申四月末賊將董學禮至宿遷武懷至沛五月賊衆僞爲難民乘船將近清河水營副將張士儀大破之焚其舟又遣人往王家營潛焚其舍淮城紀事云王按臺諭清河縣及王家營民三日內盡徙焚其廬舍因客兵來者衆恐盤踞爲亂也淮城日記云五月初二日董賊差奸細五十名潛住王家營王按臺差官焚其舍

清世諸家筆記述經過王營事不少欵程庭停驂隨筆云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早微陰出驛車至淮飯已發烏沙河風雨大作長隄泥滯甫渡黃河衣囊漬透住王家營作家書遣僕方昇歸報平安

南雁周廣業冬集紀程云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四風利如昨經淮安抵清江浦午後渡河河甚狹一葦可杭至王家營楊氏店二十五雇車一用錢三十千時車價甚昂解人尤甚凡車用榆爲之輪輪十字者佳故曰桑車榆轂聞聲數里大車雙輪故一乘爲一輛駕三馬

爲三套。余所乘兩馬兩驢。亦爲三套。閩粵豫章會試者先後雲集。可數千人。所謂進如百川之朝海也。

呂培洪北江年譜云。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正月元夕。趁山東使船計偕入都。幸王家營。以船行甚遲。復由陸。取道泰安。以二月杪抵都。

錢唐吳錫麒還京日記云。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遣人往王家營雇車。二十五日渡河。渾渾洪流。雖寒水不波。猶可想其下龍門馳竹箭之勢。是日宿王家營堂子巷陳必昌店。晚雨一陣。二十六日晴。和暖如春。看行李裝車。王家營爲南北孔道。登輻寫鞍。仕商交湊。卸

帆者回頭彼岸矣。南歸記云。嘉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晴。渡河。按此爲楊莊之黃河清水不來。黃流亦

澀。行者可蹇衣涉也。上厓輿行十餘里。達清江浦。二十五日。同也園赴王家營。候徵時若麟使。瑞王家營與清江浦分河爲界。陸路入京。此爲孔道。康熙二十七年大水被衝。知縣管鉅捐貲買地。東遷里許。生聚十年。招徠百族。隱隱展展。盛於往時。

邑人蔣階甦餘日記云。六月二十八日。按時爲道光十年晚高堰頭壩報險。清江河南各處驚惶。河

督張芥航先生井亦將家眷送至王營。昨稍平靜。

茂名楊廷桂南還日記云。道光丙申五月初十日。早餽於清河之魚溝集。晚宿王家營。王家營有小河。轎車可從浮橋經過。大車須以舟渡之。然車不進行。則舟不爲渡。苛索殊苦。幸從僕衆共叱之。乃不敢作梗。十一日。自王家營渡黃河。過清江浦。始舟行。王家營舊例。客入行後。託行主以僱夫而備舟。彼有所得。則一切皆安。愜時同行諸公有過於吝嗇者。不許伊僱船而自僱。當午無一應者。轉求代僱。則每擔索錢千。諸公怒。令從僕自荷行李。而一繩一竿亦須錢二百。及至黃河。舟子索渡錢益昂。厚予之。始諾。然說價阻畧刻。人與物至未及半。舟中客已滿。舟子持篙徑渡。及至南岸。委行李於泥濘中。天復大雨。以重值僱小車運載。而北岸者不至。又不敢遽行。泊北岸者至。則天已昏黑矣。抵清江浦。舟人乘迫。故昂其值。予用錢四十千。始僱得一小舟南下揚州。蓋亦生平有數之苦也。

又乙巳南還日記云五月初二日四鼓出車未中間抵王家營是二日所經之路俱由隄上行既抵王營喜免征途之苦口號五律一章聊附書於此一笑解征驂開箱試葛衫今宵尙河北明日即江南烟水中鷗約鶯花入塵談小爐烹芥片此味不酸鹹初三日自王營渡黃河河面約三里波濤洶湧駛於竹箭

祥符周星譽入都日記云咸豐六年二月初四日壬辰晴大風偕珊士覓輿赴王營河流如帶輿人皆褰裳而渡從來所未有也東北風極猛河中飛沙蔽天鯁喉迷目大爲所窘未刻抵湯吉升行余雇車二輛每輛十二兩六錢初五日癸巳晴風稍微已刻開車渡鹽河

邑人吳昆田漱六山房札記云去秋按謂咸豐十一年也萬邑侯蒞任始議築圍工未及半新帥抵任駐節於斯不十日而捻賊來招集人夫晝夜興築汰黃隄上新土尺餘而捻賊大至十六日直逼王營大帥親督兵勇於石馬頭固守賊馬縱橫在日而人無去志時兵馬不過二千耳二月六日賊渡鹽河來犯我軍迎擊之於黃河灘七日賊回竄衆興以上王成十二月初八日賊於

夜半衝漆家渡過六塘南走天明已至五里莊乃敗賊也不過千餘人耳自漆家渡至王營六十餘里長四五里寬放火十數處日落探之賊已過王營矣丁卯

明人詩文鮮及王家營事入清已後顧炎武陳維崧查慎行張問陶吳鼎諸家詩詞集中不乏題壁紀行之製顧東張三家詩詞已見前查詩見下吳鼎王家營曉發詩十年息微忽行行理策盧陽事生曉露報知風信劇初陽照見酒宿明時清本鮮登車志夢歸偏聞喚渡聲廢寺老僧猶識我道

旁一笑與將迎慎行於康熙中往來最頻自丙子至辛巳三過三題壁慎行丙子王家營旅店遲楊次也家東亭不至詩云已過江淮半月期一行雁羽尚參差勞人相傍良同伴路路頓漸少詩急景欲回西日矣輕裝那免北風欺鯉魚信斷可冰台悶隔寒燈照影時又庚辰秋杪重至王家營次楊次也壁間題云十日征程滯故鄉云云見禮俗篇注又辛巳中秋後三日渡河題王家營旅壁云潔退河壩與岸平舊題詩壁半缺辛巳過此入旅店而雨作詩排悶慎行舟過宜應喬無功以家釀傾北裝莫笑今年並頭白卷借計史行見餉今日旅舍悶坐聞楊次也

在清江浦欲邀與其飲而爲風雨所阻詩云故人始我壽家白欲喚楊郎共醉眠生被大河橫截斷雨昏風惡渡無船久淹雨霽又作詩志喜慎行客舍喜晴詩云茅舍欣壯日氣午仍炎異俗全家駭空囊觀諸孫無忌興祖騎驢又戲作短歌歌長不錄

馬士廟前戲臺體勢飛動神人所營故老相傳梁間有魯般斧焉開行其下忽若有覩指點向人便失所在又謂清時信州張真人嘗來觀劇故夏不生蚊場能容衆王營盛時車驟商

嘗招武林大鳳臺班演戲於此。爾時戲價每本百六十五貫。自六月二十三日起。盡六年六月。諸家更番搬演。其後車行備力。尚演三本。飲驛夫尚演五本。此道咸聞事耳。

王營旅店舊推蔣三義為盛。其家有聽事七。欲上應斗宿。有外掌櫃以治賓旅。有保家以戒

不虞。張海壽嘗為三義外掌櫃。自有傳。保家皆健兒。李惠人甚著。達官多止宿焉。或資斧。或竭千金相假。以是交通貴人。力過

吏勢。相傳有制府某與蔣相識。嘗約為兄弟。同治中。謝事入京。留連積日。清河令王亮署板橋。見制府以亮素輕蔣。將三拒之。使家丁戴昇語令曰。欲面大帥。宜有先容。亮請於蔣。乃得見。

姜順興亦逆旅之著者。相傳乾嘉間。張真人主其家。臨去。姜求授以保富之訣。真人曰。子生

有自來。宜能起其家也。然百歲後。須懸柩別室。勿使親土。庶後嗣可長享。從之。及捨入王營。

疑中有藏鏹。毀其室。亂定。家人乃穴地瘞焉。今圩中東北隅廢堵猶存。

王營圩未築前。東市為盛。有街直抵鮑家大江。有旅店三家。曰鮑湯紀。咸豐時尚存。紀章邱人。某歲里中

作清明會。驅從避雨。其家冥官入宅相訝。詳未幾。竟中落云。自鮑家馬頭上隄。有市塵。女閭所集。稱菜花隄。其東近驛。有夜市。

二鼓開門。夕飲者趨之。錢肆居奇。兌錢者以八九徽。與之客不較也。西市則饒勞巷。有回漢酒寮。凡八家。餅肆尤多。曉見炊餅。山積。未午

即其北胡老爺巷。潤橋司署在焉。亦稱鬧市。

清世河北好事者結擡大會。多異人。王營有湯六括。勇亦殊倫。能背水超清江關而過。六括。世業

橋車廠稱東湯。相傳嘗接客揚州。作土豪。決門平山。堂擊殺豪突。圍來奔。盡一日。抵清江關。會開版。撤追。乘日及六括。背水大呼。掠關而北。一市皆驚。愛為之語曰。湯六括。背跳大關。其妻擅點穴功。合字

營兵不敢樵蘇其側。所謂湯。四奶奶。又有楊天福者。能以一腿卻多人。天福為車馬廠總。司。號楊家錢櫃。而小營趙士傑。

以蛇鬚鑿聞於北道。上傑居小營。值捻難。舉家他避。士傑獨留。扞賊。凡鑿數百。除人賊。知非敵。乃縱火。火起。上傑步。驟。偶。離。遂。戕。於。賊。

常阿衡廷璋主清真寺。多奇蹟。寺中北講堂。廷璋所募建也。相傳上梁之日。飄風欲雨。常仰

首有辭。開霽如故。落成之夕。客有留寺未歸者。常曰。今夕不歸。明朝將不可歸矣。比夜霖雨

達旦。阻三日。乃得歸。臨命之日。恍若有覩。既語家人曰。我將於未刻終。汝曹速為我治石槨。

畢命後。申洗而西殯可也。卓午。猶拄杖往視其墳。既歸。及時而逝。

王營西郭外為卡房。卡房西北一帶。有數十家。緣隄而居。地汗下。多不治田。埽殘餘之鹽。漉

而暴之。以售於境。故謂之小鹽莊。或曰。是一名鹽子莊。昔有選人經此。見草間白骨。惻然閱

念歸途盛之以纒埋於水際爰得斯名

文昌閣有大鐘。蓋直隸淮安府清河縣字。蓋明代物也。東涵洞下有石刻院關山二和尚墓。七字。蓋斷碑爲之。院上有闕字。不可考矣。北門石橋下刻王營鎮三大字。灌水涸時有人曾見之。

營鎮祀祠之繁。爲鄉鎮最。今參將廢署。或曰由玉皇閣大上廟改建。彫華宮。又舊之地藏庵也。東西河隄。舊各有觀音庵一區。今故址已不可尋。又乾隆志有斗姥閣。今河北八角亭是。志云斗姥閣一名八角亭。在王營鎮雍正四年中。書楊穆捐建並施願田二十畝。今其地屬四坵。

文昌閣舊有粥所。鹽分司徐紹垣辦。徐去任事。職民國元年。晉大飢。縣城設浦惠粥廠。以河北災民猶衆。乃設分廠於粥所故址。鎮人王炳綸董其事。凡五閱月。費二萬。恒三年冬。又續辦焉。費可萬緡。

乙丑聯奉之役。淮揚護軍使馬玉仁棄六塘之防。不敢悉衆以禦人於遠。故敗績屢告。十一

月一日。奉軍連陷五里莊丁家集。二日午後。前鋒已抵鹽河邊。於時第一混成旅楊慶和部奉調北上。駐舟鹽河。遷延未進。至是遂設第一二團部於王營。沿河布防。西起回回林。東至羅家口。日晡開戰。巨一晝夜。聯軍憑高得地勢。北軍地卑下。既難衝渡。又虛耗彈藥。土人或獻計。謂李家渡可潛襲。遂揮衆作筏。以四日日午渡河。已渡者數百人矣。時第九軍鄭俊彥部在南岸偵騎望見之。亟連楊旅省防旅共擊之。奉軍遂潰。反首奪筏。筏壞溺死百餘。俘其營長二及生口數百。是日奉軍始拔衆北去。繼至五日昧爽。兩軍槍聲全寂。是役也。客軍在鎮二十餘日。肆行焚掠。如櫛如洗。鎮人請於紅十字會。設婦孺收容所四處。所全甚衆。四所設糧食街主任趙自第。十六所設醫藥府署主任孫如塘。第十七所設堂子街主任郭立鴻。十八所設西街主任左慶成。市中又組織兵災善後維持會。折衝兵民間。謀復地方秩序。即以保衛團團總杜廷樞爲主任。凡一月乃撤。趙別有土營兵禍記。敘次頗詳。此不悉書。

敘傳第十三

張氏之先出於桐城。當清雍乾之交。吾始遷祖曰世傑。以買遷來東。張兩肆於王家營。曰世

來世德始治產積居有宅一區有田百畝值河水方盛王營爲天下劇舟車填咽俗近賈不好文用是蹶蹶塵土間未嘗事書史有子盛熙盛熙生四子仲曰兆麟兆麟生彬皆遵先業居於王營彬生耀堂是爲南湖公南湖公生八歲而孤獨剛果有志分縣南移風鄉古富陵地順治中沈爲湖道光河洩填淤數十里曰新灘南湖公招四方客作耕於天然河濱凡墾田數百畝料量詞察佃不敢畔莊園庶落鬱然南湖公生二子錦陸字友伯爲文學公錦瑛字子高爲登仕公母張抗節古賢班書授二子讀子壯斥產奉師脩脯過其力湖濱之人皆曰張氏有母能敬其師者也登仕公幼清厲有志節貌白晳目爛如電意所不可不避親昵夙墮馬傷肘因遘肺疾猶不廢苦誦弱冠而殞踰年母亦下世文學公五歲失父知哀慕至於廢食以光緒二十四年補學官弟子性通朗不事章句亦不以生產累心容止倜儻而中情仁惻與人交傾心以之友死鬻耕牛以辦其喪光緒末以湖濱罕見聞歸王家營又南遊於滬滬有豫備立憲公會多通才文學公從之遊志益奮坐家貧不能自致又無有氣力者

爲之推轅則悉力爲鄉里謀王營設宣講所蔚文小學皆出其議繼乃賓於句容令所又爲江南巡防營典筆札奔走衣食容色慘悴改國後清江立保安公所文學公與鄉人董善後見河北災民衆則請於浦惠潮廠設分廠王營屬初辦未有闢盾人爭先有死者公聞之投床而泣謂我害之也少頗任率既許身鄉里言論感激未嘗異於人累爲省議會科員敦督安東諸縣選事準法裁正畢事最先大府器異之將辟擢而公遽卒卒之歲里中旅祭於新祥庵會者踰千人馬子三震南震洋震藩震南幼出爲登仕公後年十九居文學公之憂所生母丁寬厚慈仁有均壹之教轉徙鞠養備嬰荼蓼膏火之費罔辭百端久之震南習政法之學震洋治游微書震藩攻繪事門業倘延而母苦辛已甚五十便逝愛敬既窮永慕而已所後母戴早厲清節明而有斷撫震南以長寒暑疢癢若提抱時導示深切又同嚴父門戶稼穡操持煩苦家計隆於舊時而母亦垂垂老矣震南生於窮鄉幼奉王母教從膝上受四子書十三歸王家營十五游江寧累三年屬民軍起武昌學輟二十再遊江寧二十二遂抗

顏爲師教於淮揚之都。性簡伉寡。幽棲高。穎深目。儀狀朴野。嘗歷引古人。自謂口訥。如揚子雲不能詩。如李翱不能書。書甚博。如白居易不能飲。如蘇子瞻然。郭林宗貞不絕俗。虞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亦嘗勉而企之。故居必有朋。早免傳訓。獨以私智致浮譽。同舍生或阿於好。故譽日騰而實不至。既以才劣不能治官府。游教南北。益浮談妨要。年二十九始名所居爲尊疑室。以札記自課。比浮譽於疾毒寇讎。年三十作天論。以謂可易者境遇而不可易者人心。明明黠盜也。今風以禮義澤以詩書。則一變而爲詭儒。祇益亂耳。聞者病其激而唯寧。王繩之以爲然也。震南意廣心奢。自圖史音切諸子書文章義法中西治化生計之學。皆見其粗。蚤歲有志著作。張空日以十數。文章汗漫不其中。棧軌箋疏多密。愈非所長。獨耆史部書少。從文學公受袁樞紀事本末。讀而好之。有吳均通史之志。力不足副。年三十二爲國史通略上下卷。以見意。且序之曰。治史之道。專精與通覽異。晚近爲通覽之史者。有一敝焉。曰不肯割捨。蓋史實萬千。不必爲人人所宜詳也。惟必有所棄。然後有所著。夫治史之所貴。豈

徒誦煩辭。逞碎義哉。今史部書誠繁。其大綱之道。攝古今而有繫。夫政之平。陂民之舒戚者。可以一二數也。雜小與大而舉書之。則牛毛繭絲。難爲辨治。雖晚出之本。與村學中兔冊之流。鮮以別也。抉其大者而究論之。則元元本本。殫洽而昭明。其言居要。其書易讀。雖有誦說極博之士。不如吾執守之精也。然震南宅憂處約。禮又善病。兼授徒歷年久。緼緩通闊。赴之不敏。竟不能名其家。嘗與同縣范耕研言。秦有天下十五年。其治術掩迹三五。下開百王。而秦記湮滅。事跡不具。若攬撫古籍。刺其政教。官守郡縣。藝文之類。作秦之一經。存一王法。不亦可乎。耕研踵之。顧卒卒未卽就。獨以餘日。聚鄉里舊聞。數年滋益多。甄綜考校。常孳孳然。訖於今歲。他書未殺青。乃先成王家營志六卷。初震南年二十四。其鄉先輩徐庶侯大令家。大令藏方志累數百卷。震南以暇稍治其書。而有以識其利病。嘗論之曰。方志者地理之書也。地理以疆域爲郭郭。以代有變置。故名實岐互。不能析別。專理以歸限斷。則全書不足觀也。郭郭之內。要端可數。而大歸在於徵實。徵實之事。有古有今。資於古者曰圖籍。資於今

者曰探獲一有不備。君子其猶有憾。太史公作史記。自世本謀記。乃至楚漢春秋之屬。資於古者也。自郡國計書。乃至游陟山川。舉所履所視。以備異聞。資於今者也。而夾漈猶以博不足爲深恨。今之載筆者。求所資而不得。則勝虛辭以相吶。或則矜重義法。以省括爲解。篤而論之。豈有當於徵實之誼哉。已而歎曰。郡邑志書。官有程期。又綴於衆手。其不能以如志亦宜。自明以來。多支志。若三吳之汉口。臨平烏青。淮南之甘棠北湖。斷地以求。往往可觀。王營父母之國也。自有明置衛。更三百年。而吾宗東徙。又七傳。而至於吾身。其間建置因革。井里廢興。守望編伍之略。文獻禮俗之官。自他人而觀之。穉米微塵也。而居是邦者。則爲田廬丘壟之所託。吾力猶能網羅放失。既有責焉。可無述乎。於是竊取陳編。自明已下。五百有餘歲之官書野記。百家雜語。悉覈其同異。而整齊之。時代差近。聞見可接。則有以生者。老究悉故事者。舉以相詰。故久而益多。經始之歲。每有草藁。必聞於大令。大令善其所爲。謂當卒成之。書成於民國二十年之冬。纂言記事。以二十年夏爲斷。二十二年冬。以授梓人。又少附益。

焉。總其要略。爲目十有三。曰建置。曰河渠。曰軍政。曰警衛。曰職業。曰交通。曰禮俗。曰宗教。曰學校。曰人物。曰古蹟。曰雜記。而敘傳終焉。凡六卷。張震南曰。吾不敢墮先人之業。吾是以次其行事而述敘傳。

